

溫州府圖書館

80043

孙 3.9	通学斋文集 五卷
共一册存一册	

遜學齋文續鈔目錄

卷一

梅雪堂詩序

十家語錄摘要序

書林亨甫望山詩續後

東甌金石志序

甌海軼聞甲集序

同年朱芷汀學博文集序

又書芷汀文後

書王定甫集後

重刻本草綱目序

記永嘉佚書

書表弟項君瓚癸辛詞後

溫州府志

遜學齋文續鈔卷一

瑞安孫衣言劭聞

序跋

梅雪堂詩序

予年十八九始從我師秋槎先生游卽以詩質先生先生以爲能爲之序俾別錄一册留先生所予甫鄉學爲詩而先生所以激厲成就之如此是時邑間言詩者我項氏舅几山雁湖二先生及亡友周仲梅慶柵與先生三五人相往來酬和皆有名而尤以先生爲雄長先生亦氣盛自得欲以詩爲之提唱遇人卽喜與言詩有所過從據上座抵掌脫帽舐摘可否酣嬉淋漓爲詩伸昏秉筆數百言立就若未嘗用意而怪

奇瑋麗變態百出于少時嘗喜效先生爲詩卽恨不能及雖
諸與先生等比亦皆自以爲不及也後予以拔貢游京師與
先生別八年而歸復得見先生猶能論詩如平時然先生年
漸衰爲詩亦益少又數年予以通籍翰林歸則先生已有目
疾雁湖先生卒仲梅歿於京師几山先生教諭富陽先生獨
僂然出入里巷絕口不復言詩矣先生之詩自其少時已爲
桐城李海帆方伯及青田端木舍人所賞異而先生自鄉舉
一再至京師卽家居不復出故世鮮知之至其晚年雖鄉黨
諸文士亦不復能貴先生詩當先生盛時方欲以詩引起後
進而其文采議論淵源之所漸被實足以及於一鄉一邑乃
自同時數君子外卒未聞有感慕先生之風興起爲學者士

之盡心力爲文辭雖非汲汲於時名至於朋輩之間乃亦無以振暴自見抑獨何耶夫以先生之詩之工而不能自見於一時此如金玉至寶雖棄擲埋沒瓦礫之中其光采必有時而發後世所傳古之文章如揚雄司馬相如可謂顯著矣然當時猶以爲親見其容貌祿位未必能重其書然則先生之詩其將暴見大行於後世之人理或有可恃也獨念平生師友能以文學道藝相啟發誘掖如先生者遂不復得蓋一時氣類之合如此其難而鄉邑之間欲其學業永傳前後輩相爲接引尤非易有至以予之無狀辱先生愛厚而年齒日積人事日紛所學不進所謂可恃必傳於後世者獨先生之詩可見也其惡能無概於心也邪咸豐三年九月

十家語錄摘要序

武進謝君晚季集宋楊龜山真西山至前明劉戟山來瞿塘
凡十先生集中平正切要之言爲十家語錄摘要而以述所
自得者謂之常惺錄附之於後將刻以示人人介於江都錢
君子奇索序於予予何足以知學顧謝君之意則美矣夫人
日與正人君子居接其容貌聞其議論雖不必其遂爲正人
君子也而放僻邪恣之心或往往而遏矣十餘年來士大夫
洊更喪亂憂患之餘漸見本心而內外鉅公亦有以身心義
理之說爲之倡者於是宋儒之書復爲世所宗尙如十先生
之言其精微廣大非必遂盡於是而其平正切近之言存於
是錄者獨非所謂正人君子之助乎抑余思之十先生者所

遇之常變其行之顯晦不必盡同要其處則有以持其身出
則有以施於世凜凜然於是非廉恥出處取予之大節者十
先生固無不同也進而質之古之聖賢亦無不同也是則欲
學十先生之學又非徒以言而已有所自得如謝君者其必
有以知之矣同治六年夏五月杭州紫陽書院

十家論衡

書林亨甫望山詩續後

道光二十七八年予在京師林君太冲自泰順來與予游處甚歡間數日卽一見太冲年逾五十而意氣彌盛好飲酒爲詩歌好讀兵書知劍法旁通天官厯數伎術家言於天下興廢成敗之故尤耿耿不能自已相與論一時之人才無盡當其意者性剛鯁好面折人過事有不可意輒椎床呼叫聲震堂室人或以爲狂也

顯皇帝初元東南大擾胡文忠曾文正方戮力王事收攬智謀之士一時攀附立功名如江忠烈羅忠節李忠武兄弟皆自閩巷特起震耀海內其餘亦往往至大官而太冲生山越阻絕之鄉無人爲之延譽居京師數年鬱鬱不得志遂從予弟粵西學政幕府與守桂林城敘

功得蘭溪教官不數年棄去得主郡城中山書院以卒年八十四太沖既卒而所爲望山堂詩盛行於世於是天下但知太沖爲詩人矣去歲予自金陵內召乞假省先墓得暫歸而太沖之子亨父又自泰順來須髮皓白視太沖在京師時加老矣其笑談舉止議論意氣無一不似太沖予見亨父彌思太沖也今年夏初亨父復來予方自求壽藏而亨父得太沖形家之學挈往潘埭山中居數日以所著望山詩續見示其詩之工又似太沖也亨父自少卽好學負奇氣有名庠序間數應鄉試輒不利入貲待次於閩得尉霞浦以勦平會匪功得縣丞以母憂歸遂不復出今年六十有五衰老且病不復有四方之志矣然每與予言今天下外侮方亟國論未定諸

公貴人循常習故不能有所振刷而浮淺躁急之徒鑿空附和助成其勢患且日深而不可爲其計慮深遠論事通達往往與予意合蓋未嘗無志於天下也而蹉跎黯默又將以詩人終矣嗟夫里巷鄙夫碌碌衣食以自足者固無足道也若夫負有用之才具用世之志又當用才之時而不能少假以柄展其蘊抱既不能與世所謂賢豪杰魁角逐競進又不能比於武夫悍卒効一障之用以爲千夫百夫之雄而徒令其踈伏於大山窮谷深曠孰視咨嗟太息以自寫其幽憂之思不平之論至其饑寒困迫忍詬蒙辱蓋無異於里巷之鄙夫也則豈徒亨父之不幸有國家天下之責當以人材之用舍爲已戚休者烏得爲無咎哉太冲之詩才逸氣雄浩浩落落

如長江大河而亨父優柔斂抑務爲近情切理之言所詣不
同要其指趣之高憂患之深可謂父子一家者也然則亨父
之以詩入終於天下爲不幸其自得於已可信於後世者豈
遂不足也哉亨父旣爲予得地乃屬爲序論其詩將刊附太
冲集後予故爲慷慨書之以發亨父之不能自言又以太冲
之卒亨父嘗屬銘墓而未果故并著之庶後之人讀亨父詩
則可以畧見太冲之概矣光緒庚辰書於潘埭山中

東甌金石志序

東甌金石志者予友嘉善戴君咸弼之所爲也君草創此藁蓋十年以來比予歸自金陵君時來假所藏書加之考訂而意殊不自足復屬予子詒讓爲之補校詒讓又以所得金石刻及晉宋六朝碑文益之遂成書十有二卷將以附予所編永嘉叢書中蓋君之爲此勤矣昔歐陽子記羊叔子杜元凱之事以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爲無窮之慮又言元凱嘗爲二碑一置峴山之上一沈漢水知陵谷有變遷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然則名固可喜要必求其不可磨滅乃爲能爲無窮之慮也君之此書知古人之自喜其名集而錄之使不至於磨滅意旣善矣使後之攬者皆知自喜其名爲無窮之

慮而務爲不可磨滅則此書之傳非徒存古人之名而已豈
非尤善者歟予與君齊年而予先三年以疾告歸衰老益慵
罕與士友相接今君又來別余去矣每念宋時吾鄉先生林
介夫鄭泰臣徐季澤陳君舉諸君子與同時賢士大夫趙清
獻景仁父子朱履常沈持要之徒相與游從登臨題詠之樂
風流文采邈焉莫追然則古今人真有不相及者歟是又可
嘆也已光緒八年歲在壬午十一月二十日邵嶼厲廬

甌海軼聞甲集序

同治戊辰之春再至京師頗思蒐採鄉邦軼事史志所未詳者隨時輯錄以補國聞之缺因思自古以來盛衰治亂之機無不因乎學術至於一州一邑其人心之邪正風俗之厚薄人材之衆寡莫不於學術見之然則學術者鄉邦之大事也吾溫李唐以前士大夫以文藝行治著者史曠不書至有宋仁宗時博士周公右丞許公左史給諫二劉公與同志之士十人始自奮於海濱北游太學得列程呂氏之門永嘉之學於是萌芽其後文肅鄭公初仕黃巖請業於隱君子溫節徐先生庭筠溫節實傳安定胡氏之學所謂經義治事者也文肅旣歸授之鄉後進於是文節文憲二薛公文節陳公文懿

蔡公文定葉公相繼並起皆守胡氏家法務通經以致之用
所謂經制之學也文節陳公嘗爲瑞安學記曰五經皆有師
非其經師不輒授人弟子亦不輒詣它師受業歲時會於學
少者拜長者平立過市必冠帶飲酒不踰三行一人有過衆
人切磋言之文定爲温州學記曰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
欲者周作於先鄭承於後也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
陳緯其終也蓋二公之論吾鄉之學其本末可見者如此而
其同時相先後如少南陳公竹軒林公忠文王公忠簡張公
忠文徐公亡慮一二十人初未嘗以師授講學自立門戶而
其功業氣節之盛皆卓然無愧於孔孟之徒蓋學術之正其
效見於人心風俗而蔚爲人才者又如此此聖人之經所以

爲有用也其後南豐劉壘起潛本文定論學之指敘列永嘉
諸儒淵源授受之緒以鄭氏爲本師蓋胡氏之學爲有宋一
代人才所由盛鄭氏之學又吾溫人才所由盛也要之皆以
通經爲本今 國家功德之隆施澤之厚度越漢唐遠非宋
氏所及獨學術繳繞褊隘似有遜焉咸豐同治以來削平大
盜撫納遠人一時材能之士因事會以就功名遽欲任其私
智以治天下其意以爲古人之法不可復施於今顧反誅於
奇邪怪誕之術趨和風靡舉世騷然未知所屆而言六莪者
乃徒驚於文字之末器數之微以自弊其聰明材力之所能
爲一旦試之於事則所謂是非得失之切於一身者猶未能
決其所從又何以與于天下之事哉故嘗謂今日之務以學

術爲急尤以胡氏爲切要而永嘉之學實於胡氏爲一家言
衣言幸生諸先生後讀其遺書竊有志焉因輯其遺事都爲
一書上起皇祐豪傑之始興也下逮 國朝火薪之相接也
而於乾淳諸老言之尤詳庶幾後之學者知當時人心風俗
之美由於學術之正而人才由是出焉然則予之區區爲此
亦豈徒一州一邑之事而已哉光緒丙戌書於城北寓廬

同年朱芷汀學博文集序

歸自金陵之明年友人黃巖王君子莊主講江西會垣同年友朱君舫因子莊抵予書以其曾王父相國文端公集及所注邃懷堂四六與其自著古懽堂文錄見示且命爲文錄序予深感其意急欲作答又以其見託之重欲俟序之成並以寄之而衰病之餘人事冗雜時有乖悟逾三四年未有以報芷汀屢以促子莊子莊亦屢以見督久之仍無以報予深愧芷汀亦深愧子莊也予與芷汀皆爲道光丁酉拔貢戊戌之春皆以朝考至京師得一相見其後皆見擯於有司余留京師芷汀旋南歸遂不復相聞初在京師予與芷汀年皆甫逾冠今皆逾七十矣得芷汀書始稍知其出處蹤跡竊念同科

目且三四十年相去三千餘里而彼此猶皆無恙猶能以文字相與通問且不鄙其老悖無狀而以平生所學使得商榷其是非以發明其指趣其意爲甚盛而老不自奮至於四五年之久無一字以爲報以稍稱我友之意予於是深負芷汀矣芷汀自言初不知予能爲文偶於它所見予所爲遂學齋集喜其意氣豪宕於一時利弊得失及同時人之邪正賢不肖它人以爲難言或言之而不敢盡者予顧一切盡言無諱蓋其有取於予文者如此予資苦澁直處士友間好與人傾盡意有所不可雖權勢貴倨輒面折其非以此往往爲人所憎怨至於爲文亦然嘗深自悔之然至伸紙握筆觸事憤發輒刺刺不能自己此固予之病也而芷汀之有取於予文乃

以此則予於芷汀之文其能已于言乎芷汀生宰相家門第天下甲乙少年穎異負過人之才顧被服儒雅無世俗紈綺之好一爲教官不久卽棄去種學績文老而彌篤其襟度志趣有非流俗所能及者今所見雖寥寥數十篇然其詞通雅其意惻怛未嘗忘深遠之慮而亦不爲沾激之詞然後知予之所爲徒聒人以所不樂聞而竊疑此數十篇者尙未足以盡我芷汀也請并以質子莊光緒丙戌

又書朱芷汀文後

芷汀文僅二十四篇然多悻惻切至之旨於忠孝節義鄉里
利病尤留章焉所謂有心人也而予尤愛其記壯武王公龔
祠云當有事之時兵不得不用用兵而得知兵者統之則兵
爲將用民不苦兵譬之藥用良醫豨苓烏喙皆可以濟天死
否則將以多兵爲請兵多則餉多餉多而徵納提解之騷擾
已不可言矣設有不繼鼓噪之患可勝言哉又或一經敗潰
輒行調募夫客兵與新募之兵多益爲累此果不待智者而
知之也且勦功未著卽議招撫夫賫從散之可也撫之亦可
也梟逆豈可散而撫者哉戰勝而撫則降者可爲我用我弱
而借撫者以爲重則我爲彼用而兵皆賊矣此三禍者未始

非用兵而不知兵者詒之也壯武兵不滿三千無坐銷轉輸之害又皆精銳有警則爭先恐後以行營攻勦爲奇暇則按視輿圖指畫險阻訓練握機無肆行淫靡之毒故賊畏之如虎有王老虎之稱使用兵者盡如壯武知兵又何槩之不可除者嗟夫芷汀書生也而其所見顧及此耶予觀前史自北宋之季以訖元明其亡天下也皆出於和與撫蒙古起自北方本無立國遠慮至順帝而威柄去矣明自神熹兩朝閣宦肆毒得罪士大夫遼餉礦稅得罪百姓至流賊之熾糜爛幾半天下其勢皆已不可爲其苟且而出於撫不足責也獨惜宋氏以太祖之神武開創真仁之涵養休息立國百四五十餘年矣人心戴宋雖至建炎播越之際猶未忘也徽欽以闇主

劫於庸相又爲女真虛聲所脅不敢任用李綱一日以留勦王之師至於身入敵營以乞憐於方強極狡之寇及覺其詐而父子宗族皆爲俘矣高宗目覩父兄之禍不知變計雖有韓岳之將而不能用適會敵之馱兵幸得無事而小朝廷萬世之恥不可雪矣嗟乎獵者之遇猛虎投弓棄刃長跪涕泣而求其不噬此豈可得也哉天命未改人心猶固而宋之君臣不能自奮徒恃口舌繒幣以幸敵人之見憐卒之三宮虜辱半壁苟存與元明之亡國無稍異蓋遇猛虎而泣涕之類也後之人所宜深以爲戒也既錄其文因特論之九月十日又記

書王定甫集後

亡友王定甫通政龍壁山房文集十一卷予爲皖臬時其族子某將赴甘涼道任攜以來屬爲之序云欲刻而傳之此集遂留予所甘涼旣去絕不復相聞而予擢藩楚北又移江甯又二年以太僕卿內召因病乞退而甘涼終無一紙之間定甫雖我浙山陰人而自其大父幕游粵西占籍柳州之焉平去浙幾萬里予所居瑞安在閩浙之交尤爲僻阻非四方賓客道涂所出欲反其書無繇也歲癸未次兒詒讓應試禮部令訪求粵西士人知定甫者不可得予序旣久未成深以此書墜失爲懼今春詒讓又至京師乃知其喆嗣安中濬中皆本科拔貢亦在京師而近來廣南人往來京師率航海由滬

上以抵天津上海官輪船月常三至吾溫往反才五日而予
弟適在上海主龍門書院此書可以歸之王氏矣初予與定
甫皆道光丁酉選貢是年定甫卽與鄉舉次年戊戌予與仲
弟皆應試至都卽識定甫於其座主史侍御所定甫尙少予
一歲然已有志於古文辭矣又三年辛丑定甫與予弟同第
進士予弟得館選而定甫主事戶部當是時上元梅郎中伯
言先生以古文稱都下而壽陽祁文端公爲宰相湘鄉曾文
正公爲翰林學士其學尤博奧亦喜爲古文定甫皆師友之
同時代州馮刑部志沂魯川會稽余戶部坤一小坡仁和邵
舍人懿辰位西與其鄉人臨桂朱侍御琦伯韓龍修撰啟瑞
翰臣平南彭孝廉昱堯子穆皆在京師以古文互相切磋定

甫文日有名而子尙治舉子業未能與追逐定甫少孤依其姊適劉氏者以立旣官京師久劉氏姊寡且老矣以道遠不能來定甫思之甚卽假歸省之歸而得異疾卧家中數年幾不可療矣又數年疾良已乃復就官京師而廣西賊大起朝廷出大臣經畧之定甫方直樞廷遂辟以從又逾年大臣以無功召還定甫亦罷歸京師時咸豐三年也於是文端老矣文正以侍郎出治兵湘楚伯言先生亦老病乞歸羈泊淮浦位西不說於大臣擠之河上尋以微罪罷去翰臣伯韓小坡魯川皆出爲外官同時師友四散而予方在翰林與平湖張編修金鏞海門閩林工部壽圖穎叔皆比定甫居而金陵賊已分道北軼由豫入晉出井陘抵天津去京師才百餘里

京師官有潛逃者而予四人日相從飲酒取醉醉卽爲詩歌以寓其無慘不平之感往往見鐙而集晨鍾鳴乃散今所傳晨鐙集是也當是時海門穎叔喜爲詩而予與定甫兼治古文有所作必出以相眎有所可否必互相抨擊彼此皆自得也然定甫每爲予言求如往時伯言先生之爲師位西翰臣諸君子之爲友不可得矣輒相與咨嗟太息又數年余由書房出守安慶而海門視學湖南未歸獨與定甫穎叔聯騎游西山信宿碧雲寺賦詩以歸而文端彌惜予行屢召予飲慈仁寺古松下每集必有定甫穎叔蓋自是與定甫別矣予旣到官數月不樂棄而歸而吾浙已被賊南北道梗絕不得定甫音問同治五年予依馬端敏公於杭州一日定甫忽自京

師來相見驚喜則定甫已官通政權憲副以劾一小人左官
遂勾歸將往越省其先世墓也定甫既別予去予旋以端敏
薦起爲監司江盜又從曾文正公數年猶不知定甫所在及
至皖得定甫書但自言僑居桂林繼嗣已立晚生一子名阿
鷄而已及甘涼之來則聞定甫卒矣定甫久爲樞掾與天下
士大夫交周知一時事變及東南大亂自其鄉里起又身在
軍中所見彊臣將帥忠奸賢不肖用兵得失利鈍與夫一時
建功立名仗節死義之士其事可喜可愕往往見於文中異
曰必爲史家所取則定甫之集其不可以無傳也今幸有子
繼起定甫之志將大信於後世不獨文字之有所託而已尤
可喜者因粗述其生平出處大概與我二人游從蹤跡以識

重刻本草綱目序

世傳靈樞素問爲黃帝歧伯相與問答之書而神農氏嘗百草別性味以療民疾苦爲本草其詳不可得知要之皆有聖人之微言非後世所能僞爲也古之帝王生有神靈之德其治天下之具自政刑禮樂文章制度之外至於民之疾痛痲癢亦必引爲一身体戚而其盡物性以盡人性必至此而後備也神農本經所列金石草木之可以爲藥者爲上中下三品三百六十五種至陶隱居增爲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唐宋以來代有增益明李氏時珍博綜諸家著爲綱目蓋綦備矣而近人錢唐趙氏學敏又爲之拾遺以補李氏之所未備然以予所見深山窮谷里嫗巷嫂謠俗相傳有極其鬼瑣而

甦起沈痼乃與參朮同功者然則天之生物以利民用殆非
書之所能盡也戚友合肥張君又堂旣刻善化鮑氏驗方新
編今年夏復刻李氏綱目趙氏拾遺二書將訖功屬予序發
其意又堂始壯歲時提偏師廖戰海上當其兩陣相接殺人
如麻未嘗毫髮以動其心及其功成而退幅巾墊服徜徉里
閭則若惟恐人之不遂其生者廣求活人之書刻而傳之其
用心不亦善哉且夫天之愛人至矣陰陽寒暑之偏喜怒哀
樂之感不能使民之無生疾而常恃有物以治之蓋有一疾
卽有一藥也有一疾卽有一藥則必得是藥乃可治是疾也
今之爲技術者知幾重糈而已其於神農黃帝之書未必能
盡讀也讀之未必能盡通也金石草本之類陳於前而莫能

舉其名況其味與性乎況其於疾之當與否乎則其殺人也與白刃何以異天下之大猶之一人之身也大變則大材生焉小變則小材生焉其變百出而不窮其材固百用而不竭也草木金石之於治疾未嘗見其有時而不給也治之以其私餌之以其所熹以巫爲醫惟鬼之祈豕苓桔梗紛來乘時而三年之艾或終身無以致之嘻其爲操術也危矣又堂雖不與其事其能無惄然爲之思乎

記永嘉佚書

宋時吾鄉前輩皆能讀書喜著述年久率多亡佚其幸而存者僅有 秘府著錄人間絕少傳本鄉人士往往不得見之頃於滬上購得日本經籍訪古誌八冊其國人澁江全善道純森立之立夫二人所輯也六合徐君承祖奉使在彼得之卽用其國活字板擺印以來予偶繙閱集部所收僅有王忠文公百家蘇詩注一種而醫部所列則有王執中叔權鍼灸資生經七卷施發政卿察病指南三卷續易簡方論六卷盧祖常砥鏡老人續易簡方後集五卷王暉養中易簡方脈論一卷而盧書爲宋槧本餘皆舊抄影宋本也予家插架僅有叔權書一種而施盧王三家所著不但郡志經籍失載卽其

通學齋文集卷一
姓名字號亦不復可識矣豈非可惜也哉幸當海內同文使
節所通極於天地之際乃得於殊方紀載考見三人大畧所
謂禮失而求諸堊而前人著述之傳實有數存乎其間固有
湮鬱至數百年而忽顯於一日者古人以爲託於文字可以
無窮豈虛語哉此四家書彼中皆有傳本而徐君爲予友彝
舟太守喆嗣今將指在彼或尙可物色致之以補家藏之缺
也時光緒十一年七夕後二日邵嶼寓廬

書表弟項君瓚癸辛詞後

先王母城南項氏先考元配又先王母姪也故項氏於衣言
爲舅家先世故饒於貲而藏書甚富舅氏三人皆好學能文
詞伯舅雁湖先生早歲棄科舉獨喜爲詩所著詩曰且甌集
新穎精到超出流俗今郡邑人皆傳誦之叔舅茗垞先生亦
不涉場屋所著詩曰耕讀亭集格韻亞於且甌季舅凡山先
生舉道光壬午鄉試十上春官不第尤嗜學治古文詞兼通
厯算方術家言上元梅郎中曾亮仁和邵舍人懿辰巴陵吳
學博敏樹以古文名皆與季舅善而獨無成書衣言嘗蒐其
遺文寥寥十數篇然皆雅潔有家法諸舅氏家居皆深居自
愛不輕與邑人士接雖衣言亦不能時見獨季舅以屢應試

至京師得親炙其議論風采醕篤君子也間嘗問諸弟輩孰
爲好學季舅默然久之旣而歎曰從子芝石者頗善爲倚聲
旣而復曰詞雖小道然果能精之未嘗不佳蓋以我郡人皆
不善爲詞也衣言常心識之今年春初表姪芳蓓持一小帙
來以見示屬予爲序則芝石所作癸辛詞也已授梓矣予在
京師時年二十三亦嘗學爲詞以示友人四明姚燹梅伯
梅伯笑曰子木心石腸何必學爲此徒妨它業耳予自是絕
不敢爲詞忽忽四十年矣然每讀蘇子瞻張子湖陳同甫諸
家之作豪情逸興相去千餘年而其傲睨一世之概猶在目
前竊謂詞固未可輕且亦何必定作兒女子語耶因是復爲
小詞數闕傳示友好以爲娛戲然終以用心不耐曲折不數

月復棄去矣今觀芝石所作沈著痛快亦非瑣瑣步趨秦柳者至其取材富贍修詞藻雅則沾溉於諸父之教有自來也因謂芳倩曰吾永嘉自盧蒲江趙西里後此調寂寞五百年矣乃今復見此作若輩年少才華方盛奈何不自努力遂稍爲校訂書數語以還之光緒丙戌八月

溫如

遜學齋文續鈔目錄

卷二

書吳積中妻許氏壙誌後

平陽湯大令駢文書後

又書湯大令文卷後

書合肥張夫人傳後

書小默僧詩卷

彭岱霖詩序

書王德膚易簡方論後

跋任太常道遜梅花橫幀

書韓湘巖觀察行楷卷後

遜學齋文續鈔卷二

瑞安孫衣言劭聞

序跋

書吳積中妻許氏壙誌後

光緒八年九月邑人於城東隆山之麓掘得石記其文曰宋居士吳積中妻許氏温州瑞安人父球贈太子少師妣何氏永嘉郡夫人嘉祐壬寅三月丁巳生宣和甲辰十月丁巳卒以建炎己酉九月癸酉葬邑之白巖山男四人輟輯軹輻並業儒輟游學陝西先夫人卒女三人各適進士長■懿次黃庭儀季周時紱男孫三人女孫一人皆幼共一百八字爲十

一行行十字首尾完善惟懿上缺一字書法端秀而不著撰

及書者姓名蓋吳氏墓中物也按瑞安縣志白巖山卽隆山
其葬處今不可辨而東門外居民尙多吳姓明時有名祚者
以進士官至通判見縣志文苑殆其後人歟積中及子四人
郡邑志均無可攷所謂壻三人者亦不見於進士題名蓋舉
而未第當時通謂之進士唐宋人爲墓文往往有之惟其父
球贈官至太子少師而郡邑志皆佚不載則紀載之疎也宋
法人臣官至執政其曾祖祖父初贈得至東宮三少母皆贈
郡太夫人見職官志十贈攷宋史許景衡本傳建炎初元以
給事中召至卽除御史中丞遷尙書右丞明年以資政殿大
學士提舉洞霄宮罷政而卒於建炎二年尙書左右丞在宋
初爲參知政事至建炎三年廢左右丞復置參知政事忠簡

之爲執政正當建炎初元吳氏葬在建炎三年則球蓋忠簡
父名其贈官卽忠簡初除右丞所得恩數也又攷橫塘集有
沈耕道妻墓誌言其子爲郡學生將謀婦氏曰吳氏女許出
也有賢行其伯仲皆儒者又言將葬來請曰吾辱子游而吾
妻習聞子賢請婚甥室旣得所願則耕道子當卽名懿其婦
當卽積中女所謂許出而太子少師球與永嘉郡夫人何其
爲忠簡父母無疑也宋史傳及郡邑志不言忠簡家世而許
氏家譜言忠簡曾祖名贊祖名溥父名侃又載元至正時忠
簡七世孫良穎所撰橫塘履歷言忠簡歷官始末極詳亦言
母何氏永嘉郡夫人有女兒適吳氏而亦不載其父諱蓋在
元時亦不能詳矣宋人謹於避諱凡授官犯家諱則爲之改

授所爲文字遇人主諱雖嫌名亦空不書侃爲真宗藩邸舊
名揚大雅傳言大雅本名侃以避真宗諱改今名忠簡父生
徽宗朝必無以侃爲名之理或初名侃後改名球而譜未之
詳歟忠簡有弟字少雄有孫曰世隆有姪曰邦彥邦直皆見
橫塘集中今其家譜乃反無之則私家紀載詳畧皆不足辨
而忠簡之父獨賴片石偶出得以考見其名然則昔人所謂
立碑峴山沈碑漢水者誠爲無窮之慮也哉是年十二月記
於城北寓廬

平陽湯大令駢文書後

宋開禧中平陽有賢令汪季良子駟嘗會縣之賦輸自兩稅而下色第目別銖合必實使民不求吏而官無失賦爲書二十五篇又外篇五命曰平陽會我鄉先生水心葉公爲之序以謂子駟之爲平陽守法而便民旣去而民思之而思之尤切者此書也當其時民尤困於酒權坊場闕而停閉者二十有一而州趣督其課如故子駟爲請於提鹽使者以所籍造僞會子抵罪者田及他廢寺田租抵敗闕酒課民尤以爲德葉公又爲文以述其事所謂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也予嘗嘆宋時士大夫往往好學而能文蓋其時第進士者初官皆爲令錄簿尉其由考第薦舉而改京官非厯知縣則不得

爲臺察員郎故作邑者多文章之士如子駟者能爲書以利
一邑之民而其代輸酒課則且以一言解百年之患豈不學
而能之乎萬載湯侯紹卿在平陽以方嚴自立里巷之暴桀
上官之頤氣一不以撓我法而汲汲以愛民養士爲務平陽
之民深感而交美之去年嘗以所爲公牘文字見示予旣爲
之辭矣復寄示駢文數十首則其未仕時所爲也雖間涉游
戲及鄉曲酬應之作非紹卿所甚注意然竊歎其好學而喜
綴文有類於宋之士大夫而其惠利之實及於民又何異於
子駟之所爲乎子駟玉山人端明學士文定公之孫今紹卿
亦豫章望族可謂無愧於其鄉先生獨愧予之衰老惰廢不
能復爲水心語也抑予聞紹卿又喜爲詩或以爲似陸務觀

務觀蓋亦終身仕宦而無一日廢學者也紹卿何惜爲予盡
出之乎輒書數語以諭之光緒丁亥三月二十日書於城北
寓廬

又書湯大令文卷後

葉文定公云予居水心村落農蓑圃笠共談笑壟畝間士人來多言場屋利害破題工拙而已周子實數過予必示以先輩舊聞每得一二耳目蘇醒嗟夫使士人來過惟知場屋利害破題工掘則固不如農蓑圃笠之談笑有味也予以衰老退歸固未敢多見士大夫然以文字相接亦未嘗拒自庚辰至今七八年矣郡邑諸大夫博士及里巷後生能以場屋利害相商擁者亦未見其多也況如子實者乎今年平陽令君湯侯紹卿數以所論著見示茲又見其駢文數十篇鏗錡乎五音相宣也燦爛乎五色彰施也殆水心所謂蘇醒耳目者乎紹卿方勤其官政成多暇所作必旦日盛予固願時時見

書合肥張夫人傳後

夫人門戶之盛在今日天下當爲第一而其承事父母舅姑有寒素女子所不能爲者當其流離轉徙之際默相其夫以儉德避難權智有過人者而所以督勅諸子不使一日廢學又何思之深也及觀楚寶追述母德則惟隱其母之不能久待與已之無所樹立以爲大懼哀痛篤至使爲人子者戚戚然有動于中而言之曲折詳盡則歸熙甫效班孟堅之所爲文也何其賢耶信乎非是母不能有是子夫人可無憾矣昔夫子爲弟子言孝自公卿大夫以至士庶人事各不同大指要于誠身而已故公忠亮直爲國家深謀遠慮使功名垂於後世寵美歸于父母此一義也側居隱約砥礪名節置其身

于無過以無辱其父母此又一義也斯二義者一顯一晦天
之所爲人不能強而其所以無憾於親我未見其或有異也
楚寶與予別十年而趣向之端文辭之美至于如此非予所
及非獨自得於學蓋亦明師益友沾染潤澤使然今又以進
士貢於其鄉方自奮于功名則予所謂顯晦不可強者夫人
且兼得之信乎其無憾矣楚寶勉之而已光緒戊子冬月

書合韻張夫人書

書小默僧詩卷

小默居城西天王寺飲酒食肉喜與士人遊知醫間爲蘭竹草書皆清矯拔俗子鄉居時往往來城中常見之然未嘗知其能爲詩也予友周慶栴仲梅好爲詩與小默善嘗以所與小默唱和詩見示屢爲予言小默顧予性懶未嘗一至小默所居仲梅旣得鄉薦以應禮部試留京師不幸遽卒而予役役仕宦南北奔走忽忽三十餘年比自金陵解組歸則小默死亦十餘年矣頽齡暮景求一二談藝之士方外之交相與尋討山水以自適於事物之外輒不可得然後嘆仲梅之與小默游良有以也今年春王氏表姪持一卷詩來曰此小默遺稿幸俾以一言其徒將錢之版取視之則與仲梅唱和諸

詩皆在仲梅以不得壽無以極其所至小默亦嗜好雜不能
專壹致力於詩如宋時九僧之流然今日僧俗中意趣如二
人者蓋亦罕矣為之拊卷歎息戊子九月

書小輝館詩卷

彭岱霖詩序

予雅慕宋時多仕宦世家往往能以文章宦業相承接至數十百年弗替而國與民亦蒙其利吾郡圖謀所記如劉龜從伯協之在瑞安修建學校民不知費汪季良子駟之在平陽用間田租代納坊場錢至今兩邑之人猶能言之伯協公非先生歿孫子駟文定公應辰從子也蓋由宋世任子法寬京官五品以上卽得延其世賞其子弟類皆陶染父兄之教熟知祖宗故事故能本其家學施爲世用雖南渡後國力窘迫版曹漕司趣辦苛細而親民之吏猶以寬大益下爲深遠之慮如劉汪二公之事史不絕書視漢唐世胄相去遠矣予始以翰林直上書房長洲彭文敬公方在政府每於殿廬瞻仰

風範殆類魏晉間人時公子芍亭中丞猶在曹部與予同史局間得往復議論見其沈密詳整勤事特甚真能世其家者也予藩江甯芍亭由京兆尹出藩江西辱顧余於瞻園與之飲酒而別不數年遂擢鄂撫又數年予以九卿內召因老病旬間家居而公季子岱霖太守來綜吾溫商征秩垂滿輒以課最爲上官所留每念平生紀羣之遊常欲一見而衰朽不能復出殊惘惘也一日太守先之以書寄示所著玉屏山館詩集命爲之序猶憶在內廷時蒙文敬公賜讀松風閣集予賦詩答謝有上相鉤陳依日月詞人華屋接神仙之句公頗以爲善今讀玉屏詩雍容都雅與松風韻調無異而集首中丞一序論詩之旨尤切于以見其父子兄弟自相師友淵

源甚盛非里巷寒生蹇淺褊隘者所能望也吳中故多宦族
先師文恭潘公文端翁公皆以名德碩學爲國元臣後賢踵
興至今猶繫天下之重彭氏望於長洲垂二百年自一庵南
昀芝庭諸公仍世甲科顯官世德積厚 文敬公以進士起
家由樞屬洊厯卿貳遂正揆席中丞宣力封圻外庸繼著今
太守又當 天子分憂之任就官浙河可以想見故家之澤
世臣喬木之庇旣遠且大要之皆以儒術爲本吾 國家
仁爲法守康熙乾隆兩朝民物殷阜而普免民賦之舉皆至
四五湛恩洋溢浹於異類萬年丕圖實基諸此今雖軍事就
平警備未已不能無取於民而節用愛人自強根本太守方
爲國伊呂同其戚休其用心必有如宋諸君子者則予所歎

書王德膚易簡方論後

近日海外諸國以高麗流求日本越南爲能通文教而日本尤崇尚儒業多漢以來古書去年夏得其國人澁全善森立之所纂經籍訪古志皆宋元間善本所列吾鄉遺書獨有忠文王公所注坡詩而醫書乃有王執中鍼灸資生經王碩易簡方論施發察病指南論續易簡方論盧祖常續易簡方論集王暉續易簡方脈論凡六種碩書去冬得之滬上初未知爲鄉先生作及考陳氏書錄解題言易簡方一卷永嘉王碩德膚撰增損方三十首吹咀藥三十品市肆常貨圓子藥十種以爲倉卒應用之備其書盛行於世乃知碩固吾鄉宋時名醫此本爲其國寬文元年望三英重刊訪古志所謂巾箱

本也陳氏錄稱一卷訪古志則云三卷蓋其書分三類每類各有標目而繫方論於後志遂析爲三卷實則碩書本無卷數也此本首列三英重刊序次碩自序三英序不詳碩爵里自序言大丞相葛公歸休里第命以常所驗治方抄其大概以備緩急攷宋史葛邲以紹熙三年爲右丞相次年卽罷政則知是書成於光寧之間又序末繫銜自稱丞節郎新差監臨安府富陽縣酒稅則知碩以武臣初官充監當差遣其大畧可攷如此郡志經籍僅據陳氏錄載資生經及碩此書而諸家書目皆無著錄至 欽定四庫全書目錄亦但有資生經而已然則此書之在中國失傳久矣碩雖不由科第他無所表見此書亦第其平時經驗諸方未爲詳備而流傳遠

至海外當時施王盧三家之作似皆以鄉里術業相同相與
祖述賡續而推廣之陳氏所謂盛行於世殆非虛語然非今
日中外同文之盛亦安從復見其書哉此誠可喜也已今日
本方以文字通於中華使節往來時或得其秘笈彼三家者
猶當一一致之以備德膚一家之學云光緒戊子遜學復記
於邵巖厲廬

跋任太常道遜梅花橫幀

吾鄉宋元時諸前輩多善畫者而遺跡可見絕少同治癸酉以皖臬入朝至維揚方子箴都轉示以王孤雲雨景一巨幅筆墨奇肆意頗欲得之以都轉珍秘甚未敢言也歸田後購得明太常卿任公克誠山水四幅每幅皆有自題詩句而紙頗蠹損因重裝藏之其後又有攜太常所畫八一圖及自書八一道人傳八一自娛說十數幅來求售以索價不契竟持去今不知入誰手矣太常名道遜居邑西峴山下宣宗時以神童薦景泰時官至太常卿致仕卒年八十餘矣生平工書善畫而有超然榮觀之趣其墨梅得法於孫太守從吉太守名隆以歲貢官徽州知府尤工畫梅當時謂之孫梅花太守一號

雪江邑仙降人今其以畫法授其女亦有孫梅花之號卽太
鄉里猶稱梅花太守常夫人也此幅爲嶼頭林氏以敏齋觀察久宦中外
家藏圖籍及鄉先生字畫頗富經亂散失而此與何丹邱白
山水姜太僕立綱草書幸皆無恙觀察從曾孫蕤孫子孫女
婿也出此求爲題識昔文靖虞公題畫松云摩挲寶墨慰衰
朽鬢髮飄蕭數開卷子老矣所見元明以來名迹自孤雲處
士外惟太常數種而已每念前輩風流輒爲低徊不置云光
緒戊子九月遜學老人

書韓湘巖觀察行楷卷後

此青田韓觀察湘巖先生錫祚贈石門僧寶殊序行楷書四紙宗人某攜以示予曰將勒之石門巖石上願有述也予嘗見山陰宗侍御稷辰序先生滑疑集曰郁離子後青田有第二異人曰湘巖子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所爲書也予謂青田蕞爾小邑近數十年如湘巖先生及端木舍人國瑚天才之奇志節之峻學問文章之奧衍真可與誠意伯代興所異者遭遇偶不及耳而名都大郡或壤地千里曠數十年不見豪傑之士何耶蓋其山水幽邃絕異人境地氣固結蟠互往往不得輕泄偶一鍾之於人則必奇特絕出一世非若平原曠埜長川大河風氣澶漫四出人之得之者多故反不能

書秦澹如詩文集後

予與澹如文字之交幾四十年同治丁卯主講紫陽書院再相見於杭州求觀其平生著述則云自常州之陷與家藏圖籍皆爲劫灰矣相與絕歎今春喆嗣乙青司馬以所輯虹橋老屋贖稿六冊見寄屬爲之序蓋皆仕浙後作而其全稿竟不可復得矣沖夷藻雅胸中洒然二十年簿書粟六而意趣無異京居招提時可謂學道養氣而有得者矣石泉尙書極推海防策應越南二文以爲持論精確非苟立異再三讀之良然然此理亦甚明白易曉而稍有權位者其說乃卽大繆不然此何故耶海舟之說不知其自始在金陵時一同官頗張皇其說予欲折其萌輒嬉笑答之且舉鄉先生葉文定公

薛德老墓誌中語以謂永嘉先生不隨人爲議論如此乃其
最後一章鐵舟外更無一語及國事者是終不一覆古人書
也閩洋之變兵輪避匿橫海將軍山行乘櫂而草澤英雄爲
我抗敵嘗戲爲二詩寄同年俞蔭甫學使曰左角蠻攻觸南
柯檀伐槐亦鄉先生浪語句豈徒資笑粲亦足慰衰頹湯祝天無怒
佗驕地有才却看堂阜稅還爲郅支哀萬里都盧伎千金泝
澗方鄙生惟鑿空垂死尙騰章漢虜終當隙孫吳止用長老
夫息壤在它日一思量今讀澹如文爲我一吐滯悶然無怪
我二人爲世所棄也今日大勢所趨其事且有不止於此而
其患殆有更急於此者又將何以爲之耶集中詩在本朝諸
家不媿新城秀水文則鄉先正茗柯初月之流也當速刻以

傳不必更加刪汰其往還京師時所爲大抵友好投贈必尙
有可蒐采是所望於賢子孫也光緒丁亥九月

其年...
 退...
 下...
 大...
 文...
 致...
 節...
 必...

退...
 下...
 大...
 文...
 致...
 節...
 必...

周仲梅詩序

予年幾及冠始與仲弟蕓田求師邑間從鄉貢秋查曹先生問詩法先生頗喜予兄弟能爲詩而亟稱周君慶枏仲梅於是始與仲梅游仲梅長予數歲予以兄事之時予三人皆甫爲縣學生治舉業不能肆力於詩仲梅獨好古學涉獵經史百家每以詩示予往往予兄弟不能道也後數年予弟與鄉薦予亦中選貢皆至京師應試予復問詩法於鴻臚卿宜黃黃先生樹齋先生教予讀漢魏人詩及郭氏樂府至唐人而止勿涉宋元以後則意趣自高氣韻自古予于是始專爲古詩盡屏近時人之作意自喜甚詒書仲梅述黃先生之言勸以學古而仲梅不以爲然以爲詩有雅俗無古今譬如今之

洋鐘洋表豈得以古之所無而謂之無用其言甚辨予無以難之然意終不以爲然也旣而予中北闈試仲梅亦領浙解會於京師仲梅持論如故予意頗怏怏而仲梅素羸善病作詩不能多未久竟歿於京師年未四十也予爲詩旣久頗意漢魏作者誠有得於比興之旨溫柔敦厚之教去三百篇爲近而患其取之太隘出之太簡不能極文章之變稍泛濫於韓蘇諸家及元明以來作者則益覺詩之精微變化至杜韓而徑涂大開至宋人而奧窔盡闢其蓄蘊甚閎其施用甚博後人之精力有非前人所能囿者故予自四十以後詩乃多近蘇黃雖其根柢未嘗與漢魏異而狀貌之類者鮮矣追思仲梅之言益歎仲梅當學詩之始所見之通已如此充其所

至其又烏可量耶而惜乎其無年也予仕宦既久倦而歸仲梅之孫伯龍仲龍頗來問學間出其先集見示曰毋自欺室稿仲梅詩也曰三徑草堂稿其考秋漁翁詩也曰校秘樓稿其弟慶樞詩也請予爲之序且請刪存其可者予謂之曰詩之佳惡非一人所能定也士方溺于場屋之學幾不知有所謂古人之書古人之文而周氏父子兄弟獨自振拔從事五字七字之間此難能而可貴者也先人手澤方患其少而又可去乎什襲藏之以示子孫無以刪爲也顧予又有爲伯龍兄弟勉者當宋之時諫議大夫曾公致堯以高才博學著書百八十卷而以直言見擯世亦不能尊尙其書至其孫輩子固文行高一世始類而次之自爲之序又請歐陽公銘其墓

通學齋文集卷之二
二
至今致堯之書一字不傳而人猶知其有此書者以其孫之
序與歐陽公之銘也然則能文章者子孫必如子固而後可
以傳爲人子孫者文行必如子固而後可以傳其先人也伯
龍兄弟其惡可忽諸光緒戊子十一月城北寓廬

李忠武公遺書序

咸豐元二粵寇棄巢穴北軼躡楚拶吳遂窟金陵湘鄉曾文正公以大儒治兵鄉里一時所拔用多庠校端行之士相與勦力馳驅後先十年卒除大憝東南萬里復登衽席而湘軍戰功常爲天下第一湘鄉非壯縣將才之多甲海內蓋漢唐中興時所未見也巡撫銜浙江布政使忠武李公與其弟勇毅公與文正同里閭皆以名諸生異軍特起卒從文正轉戰大江南北忠武殉節於廬州之三河鎮而勇毅積官至安徽巡撫忠武歿後十有七年公子健齋觀察以道員需次我浙又十有七年來治甌括兵備蒐取公軍中文字及所奉上諭制誥與國史列傳都爲一書爲褒節錄一卷書牘二卷

奏疏一卷刻之以示後世屬衣言敘發其大指衣言竊謂忠
武大節

顯皇帝詔旨備矣文正公疏陳事實詳列公
御將行軍方畧並及爲人識度志趣千載而下如見公之聲
音笑貌今國史卽據文正疏立傳則公固不待書而傳也
特書當與公俱傳耳衣言幸從文正公游得以時接湘中人
士喜其朴誠勁直無軟媚夸毘之習厯官皖鄂往往與其賢
豪長者聯事大抵志在爲國爲民不以便文自營而文正
公亦屢爲言湘鄉風氣篤厚士多敦尙志節不逐逐聲利以
是知將才固自有本自文正公薨於位元從宿將相繼淪喪
至衡陽彭大司馬之亡而東閣奇士存者寥寥矣今天下幸
無事而意外之慮常有未能釋然者將才殆未可忽湘鄉風

氣固當無異於昔而世臣喬木與國家休戚相關然則此書之傳又豈徒一家文獻而已哉光緒辛卯七月

楮溪吳氏族譜序

太史公爲史氏記篇次先後離合皆有深意非苟然者其爲春秋諸侯世家獨取僻陋在夷之吳居首雖有大勳勞懿親如師尙父周公康叔未能先之豈徒以泰伯仲雍爲周之尊屬蓋以讓國之節聲教可及百世也當是時天子雄才大畧而急急於功利將軍衛青李廣利以兵鬪四夷公孫丞相桑大夫爲均輸平準籠天下之貨賄紛紛然競於爭矣太史公深憂世變故其爲書多諷刺武帝而慨慕文景之節儉至論六家要指則後儒術而尊黃老亦謂其廉靜寡欲趣于矯揉時變不爲定論故以泰伯居世家之首取其讓國以立教亦良史之微意也泰伯仲雍旣以天下讓遂世其家於吳子孫

相繼七百餘年與周同長久至春秋時賢公子札猶以不肯君有吳國爲聖人所貴號曰延州來季子及闔廬弑君篡位戰越而死至子夫差遂爲勾踐所滅爭之與讓廢興成敗之故不甚可畏也哉夫差旣滅泰伯子孫因以國爲氏稱吳氏至今二千餘年吳氏散處大江東南大抵祖泰伯而望延陵猶讓國之餘澤也我郡吳氏皆祖唐季諫議大夫哇諫議始居安固庫村蓋亦杭徙楮溪又庫村徙也今里俗謂之李與吳氏尤盛予友吳君一勤楮溪之秀也由上舍生立軍功得從令自維齒尊老不可復縣仕宦退居楮溪以敦宗收族爲事因舊譜重加修輯爲吳氏族譜間以示予屬爲之序予謂家與國一理也莫善于讓莫不善於爭禮讓行則孝弟之心

生矣爭競繁則父子兄弟之恩薄矣我甌歧海雄郡山溪篁
竹之間聚族而居者雞犬相聞或高曾而卅角或黃髮而昆
仍老少長幼雜然相處秩然不相陵也獨至錐刀計較則勃
谿詬誅惡聲聞甚或相尋獄訟視骨肉如仇讎噫此豈合族
久長之道哉吳君方有志於敦睦宗姓而讓者吳氏之祖訓
也又何待於煩言楮溪譜畱予所逾年予老疾目眊眊久無
以報適與學者講太史公書因申其意以還之固不獨爲吳
氏言也光緒辛卯十月

<p> <small> 此處有模糊文字，可能為序言或目錄，因字跡不清難以辨識。 </small> </p>	<p> <small> 此處有模糊文字，可能為正文內容，因字跡不清難以辨識。 </small> </p>
---	--

遜學齋文續鈔目錄

卷三

君子居記

黃巖新建二徐先生祠堂碑

鎮海防夷圖記

重修宋儒陳先生墓記

詒善放生池記

回鶻山重建揖峯亭記

青田縣復養士田租記

改建育嬰堂記

玉海樓藏書記

玉海樓旁新作小齋記

趙毅育嬰堂記

香田練翁養士小齋記

回瀾山重製臨海亭記

給善堂坐狀記

黃嶽有齋記

驗師初次回信

黃嶽有齋二翁先生

蘇子固信

卷三

發學齋文獻珍目論

溫如

遜學齋文續鈔卷三

瑞安孫衣言勤西

記

君子居記

戚友張君又堂之季子曰士珩楚寶賢而文好讀書又堂既寓家金陵冶城山下復於山後得隙地依山而臨水有竹數千挺乃作樓五楹以爲楚寶從師游菽之所而其師汪君士鐸取淇澳之言命曰君子居旣爲之記矣楚寶以嘗從予游以汪君之文寄予屬申其說予視其記則又堂之所以勉其子汪君之所以迪其徒與楚寶之所以自淑艾者述之備矣無可再言者而獨思冶城山者前宰相文正曾公讎書之所

也始公撫皖賊猶未盡滅卽大刻經籍以幸東南之士使興於學旣而王師克金陵公由皖移節江南北於是從公之士歸安周學濬縵雲獨山莫友芝子偲南匯張文虎嘯山江都劉壽曾恭甫海甯唐仁壽端夫德清戴高子望皆隨以來公旣治夫子廟於冶城山之上復於山之東北隅修葺所謂飛霞閣者以爲勘書之廬士之通經知古而不耐煩辱者皆處之閣中當是時汪君亦歸自鄂年逾七十矣常杜門深居獨鄉里後進時時從問經說公亦不勞以事而別廩之文正公之開書局也其意在於兵火之餘經籍版多亡缺而尤在於諸君子遭亂無歸恐不得其所養不能從事於學所以資給之頗厚而實不甚責以事與它猥雜局絕異諸君子常得

於朱墨之餘相與論議爲文章間亦招集游客寓公譙飲歌
詩以爲笑樂予時雖已縻於官然常乘間從諸君子游竊謂
金陵固多士而朋游賓客之盛殆無過今日者其後文正公
薨於官又數年予自楚移藩江寧適當事者頗不知學而以
吏能自負以爲刻書非急務且多不事事輒程督之甚嚴計
傭以給食主局政者益附和爲苛促幾若駟僮矣諸君子頗
不樂嘯山先自引去旣而子高卒端夫繼之比予歸則文正
公之客無一在者又數年而嘯山恭甫亦亡予竊歎君子之
在世匪獨難聚而易散爲可惜也而汪君年且八十獨歸然
無恙而楚寶得以新進稚生游從問學間則造其竹中之居
以望飛霞之間想見賢宰相崎嶇師旅而好賢樂善有若飢

黃巖新建二徐先生祠堂碑

宋崇寧中台州隱君子真定徐先生中行慕安定胡氏之學至京師見其高弟福唐劉彝執中得所授經以歸遂絕意仕進由臨海徙居黃巖委羽山中郡守部使者交薦朝廷屢徵之皆不應有三子皆傳父學其季溫節先生庭筠季節志行尤高亦不仕治經以授徒吾鄉鄭文肅公伯熊時方尉黃巖與聞溫節緒論實爲永嘉學問所從出而台州之學再傳至清獻杜公遂爲端平賢相皆二先生啟之也二先生旣沒葬於所居山梅溪之原邑人石斲子重誌其墓朱子提舉浙東常平行部至台親拜其墓下爲詩記之所謂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者也邑故有三賢祠祀真定先生及上蔡謝公顯

道吾甌文定葉公適而未及溫節歲久祠圯嘉慶庚申儀徵
阮文達公蒐輯台州金石始得二先生墓地而祠猶未復光
緒五年邑人壽昌訓導楊君友聲請於官買地墓旁出已貲
爲倡剏立二先生祠而以錢公公輔及鄭文肅公侑食公輔
則真定弟子也旣訖功予友王君棻子莊記之矣復具其事
屬予爲碑文予自少失學於道旣無所聞又衰老多病久之
未能爲也楊君之子晨予從子壻也方在翰林自京師以書
見督趣至三四不懈乃爲敘之曰六經之書皆古之聖人本
其心之所自得以措諸天下之事而分著之書以教天下後
世聖人旣遠而天下後世猶得因聖人之事以推見聖人之
心者以有經故也言經而不驗諸事則文辭而已矣言事而

不求之經則智術而已矣以文辭治經固失其所以爲經以
智術治事則且以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法爲不足以治天
下而功利浮淺之說中於人心至其橫溢則雖海外萬里荒
誕之人皆能鼓其不經之邪說以惑亂天下而天下之變遂
至於不可言此固其勢然也安定胡先生瑗當宋寶元景祐
間伊洛諸儒未作首以聖人之道爲天下倡其教授蘇湖以
經義治事分設科條經義則擇其疏通有器識可任大事者
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旁兼一事如治民
講武水利麻算之類務於明體以達之用天子召爲太學師
四方之士來學至於太學不能容故其時風俗日厚人才益
多俊雄瑰偉之士接踵朝野至於衰弱垂亡而命世之儒王

通學齋文集卷三
四

佐之才猶有可爲朝廷用者皆先生之功也程朱繼作懼言者之無本而施於事之有差也於是推其原於性命之始致其辨於天人之際而其表章大學中庸以爲孔氏之遺書者皆極其用於天下國家昌黎韓子有曰所謂誠意正心者將以有爲也此程朱之用心也其與安定何以異哉國初諸儒徒見元明以來空疎蹈襲之弊歸其過於程朱而不返其本於孔孟取漢儒鄭氏許氏別爲職志專以所謂名物度數文字訓詁者爲治經之法謂之漢學其深思博辨間有以補程朱所未備而趨和成習涂轍日分以摭拾纖悉長其浮薄之氣以記問涉獵恣其夸大之私舉凡聖人所以作經垂教之意與學人所以有取於經以爲修己治人之事一切謂之空

言而自命爲實事求是用力益勞取義反狹立言愈繁爲用
蓋寡抑何其繆於道歟且夫春秋之時聖人之道蓋嘗明矣
當其時六經之書皆孔子所手定及門諸賢旣得所依歸又
各以其學教於四方彬彬如也及莊周老聃首爲非聖無法
之說其意主於離經而畔道以取勝孔子而蘇秦張儀孫臏
吳起韓非商鞅申不害之徒相繼並起爭爲張皇繳繞之術
以售其揣摩投合之私汪洋恣肆詭變百出而皆無當於人
心蓋未至於秦而其時諸侯固已苦其紛紛矣至始皇以詐
力兼并天下自謂功德邁於堯舜其臣李斯趙高輔之以剛
戾刻深遂舉唐虞三代治天下之法掃蕩而滅除之燒六籍
阬諸儒造千古未有之變漢興老生宿儒頗復收拾遺經又

名以師授自立異同而皆未能深明聖人之道以正一時之人心至其中葉佛教遂入中國而唐虞三代之天下一變而爲秦漢之天下至於今不可復反豈非繆於經者之悖於事其爲禍必至於是哉夫戰國之士意主於畔經而謂經之爲道不足以治天下今日之學名託於尊經而使經之爲用不足以治一身其言經不同要其以經爲無用則一也夫以經爲無用則功利浮淺荒誕不經之說必且大用于天下而天下之變遂至於不可知秦政斯高之禍不必再見於後世然其端兆固已伏矣有天下之慮者其烏能無懼也哉楊君旣爲祠以祀二先生又將本經義治事之意別爲條教以淑書院之士是非徒表章二先生而已蓋將修明安定之教其所

見甚大爲慮甚遠而予又竊喜永嘉經制之學將由是以復興也故反復言之以爲之記光緒十二年丙戌書於城北寓廬

能

國

州

與出姑以財言之以德之... 且身大氣氣甚盛而于久...

鎮海防夷圖記

光緒甲申法蘭西既盜越南其明年秋窺福州分兵犯臺灣據雞籠山賊之犯福州先以輪船闖五虎門我曷臣以有旨不得先開釁不敢拒賊投書約戰我兵猶不敢動賊遂盡墮我並海礮臺一日而燬我輪船九又數月併兵窺寧波犯鎮海口於是浙江提督歐陽公實爲統帥以精兵扼金雞山分遣諸將守各口法蘭西攻甚急期必得寧波然卒不能入尺寸而越南官兵又大捷於諒山乃叩天津以計求撫而罷當是時浙閩皆大震方疑中國力不支然卒無事事既平予爲書以賀公曰公之功偉矣公之術可得聞乎公則復予曰天子之福也將帥之力也三軍之用命也某何功焉雖然

斯役也我有以知夷之狡而無足畏也初夷之在閩馬江也其兵船常以潮退時進我兵迎擊之而潮水掣我船尾船輒左右動故我之礮常不中而夷之礮無虛發我思之而知其所以困我也合於軍中凡兵船皆爲尾矝矝必重千觔筦船者合詞曰我所用洋船也用洋法洋法不得有尾矝我怒而訶曰汝知洋人之法汝亦知洋人之詐乎趣具矝不者有軍法於是我兵船皆有尾矝後數日夷果大集船逆潮而進我兵船亦迎擊之而我船首尾矝入水屹不復動礮放卽中其船凡壞其大船二沈其小船及擊斃夷兵無數時丙戌正月也初夷之始至也我恐逼水而營之無所庇也爲隱壘以草山而外爲長墻以障之我恐沿海列臺之易爲攻也爲移礮

以就險而散樹旗幟以眩之凡敵之所攻者皆我之所不必
爭也凡我之所據者皆彼之所不能見也敵不能窺我之虛
實以專用其銳而我常能出敵之不意以間用其奇此夷之
所以困也招寶山斗入海我礮臺踞其巔炸礮之所及也我
則使紉樓以爲毯和泥與蜃以塗之鱗比以蓑其臺厚數重
炸彈至則毯受之毯濡而鞞彈下如雨而未嘗一開此又夷
之所以困也故敵之攻甚勞而我之應甚逸敵之技已窮而
我之氣方銳而其大指則不外以靜制動以柔制剛此所以
幸而不爲馬江之續也予卒讀而歎曰善矣哉夫以靜制動
自古用兵之所共知也以柔制剛今日禦夷之所當講也而
竊謂其要尤在於知敵情夫敵船旣乘落潮以進而我船爲

潮水所掣其不定而不可無以錘之也彼夷人豈不早知之哉顧秘而不宣耳顧我之習焉而不察耳自海上事起三四十餘年矣以敵爲師如規矩準繩之不可易也夷之愛我而不我欺果如是乎至公而後能知彼之欺夫知彼之欺而後有以救我之短以奪彼之長朝廷旣嘉公功賞賚有加而寧波之官若士大夫復爲之圖以彰公之功於無窮也而屬予記之猶憶同治之初予在杭州友有備兵海上者七八年矣人皆以爲深於夷情也予與之書曰君與彼族處亦久矣亦嘗見其有所短乎友則復予曰但見其長未見其短也嗚呼今日士大夫言治夷其議論蓋皆是也惡能知其情光緒十二年九月

重修宋儒陳先生墓記

宋儒陳先生經邦貴敘與其從弟經正貴一墓在平陽親仁鄉龜山北奧之麓里俗所謂江南也兩墓相去數十武歲久而圯土人侵以爲田陳氏子孫弱不能爭聞之令令多俗人亦不能詰也同治初儀徵方侯至以爲鄉先生壟不可廢爲案行取所侵地反之陳氏而其子孫猶未能修墓光緒乙酉秀才某字鏡蓉者亦先生裔也聞其同族居順溪者曰蔭庭與從子承黻方建會文書院於南蕩山中書院故陳先生讀書處乃以修墓事卽之謀蔭庭承黻欣然出已貲葺而新之復割田三畝以供祀事予友楊生循約鏡澄兄弟謂蔭庭承黻之好義鏡蓉之不忘其祖而又恐其墓之久而復廢也乃

屬予記之予攷二先生皆伊川程子門人其問答見於朱子所纂二程遺書朱子伊洛淵源錄亦列其姓名而同時許忠簡公景衡爲其祖宗偉誌墓楊文靖公時爲其父君玉誌墓皆言其葬於樂溪大嶺忠簡又謂葬處卽其所居在曾祖墓西四十步樂溪在今平陽宰清鄉里俗謂之北港而龜山乃在江南豈貴敘登第仕宦遷居於此而貴一亦從之徙耶江南陳氏旣自謂二先生後又知其墓所在而賢令尹又爲正其兆域當時必有文字証據豈其有誤耶郡邑志儒林傳言經正與弟經邦經德經郭皆受業程門而宗偉墓誌言孫男九人經德經邦經郭經世經正經言經綸經猷經辨則經德最長經邦經郭經正皆其弟也忠簡據經德手狀序其兄弟

之次不當有誤則郡邑志之疎也程氏遺書載貴敘貴一問
答而經德經郭則未嘗有然忠簡自言與經德游又言其兄
弟皆能力學問自拔流俗中文靖亦言與經德經郭厚善忠
簡文靖皆程門弟子則經德經郭蓋同在程門而道書偶未
及詳非志之誤也又按忠簡言宗偉生而挺特尙氣節遇人
洞無疑碍犯之不校邑俗好佛君獨以爲戒故陳氏子弟皆
儒學文靖言君玉爲人剛果有遠志與人樂易無疎戚之間
人有善雖小技稱之若不及周人之急不責報務盡其義則
二先生之得於家學蓋有自也又忠簡言宗偉字公美崇甯
二年癸未十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三娶朱氏子士珪士衡
士明曾祖諱添祖諱度父諱文濟博學而文州里推重文靖

言君玉大觀三年乙丑二月乙酉卒年五十九娶繆氏子經
德經邦經辨君玉蓋卽宗偉長子士珪經德經邦皆其子而
經正經郭則同祖兄弟也文靖又言君玉旣沒經邦始以上
舍賜第則經邦蓋由國子薦而郡邑志顧不能詳此可以畧
見二先生家世出處今二先生墓旣無從得其銘文此亦不
可畧也予讀周博士恭叔集其爲趙彥昭墓銘言元豐初作
新太學温之士在太學者不及十人然皆經明行修爲士大
夫矜式曰蔣元中沈彬老劉元承元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彥
昭張子充與恭叔而九所謂元豐九先生也而陳氏四先生
不在數中豈其時或有先後歟而其見於伊洛淵源錄及二
程遺書者固不誣也吾温旣僻在海濱平陽又下邑而學之

初興陳氏兄弟能與諸先生不遠千里學於北方得大儒以爲依歸平陽之學由是興焉其師友之淵源流風遺韻之所漸被有足動人思者至今千有餘年而荒阡廢隴雖埋沒於烟榛蔓草之中猶有敬慕而表出之者非獨其子孫有是心也然則士之劬躬砥行而恐無傳於後者可謂自信不篤者也士之逐逐聲利汨沒流俗而不能憤發於一旦者可謂自待不厚者也觀於二先生之事其知之矣陳氏子孫既能修復二先生之墓而其曾祖祖父三世之墓在樂溪者其蹟猶有可問者乎江南陳氏與宰清鄉諸陳其族猶有可合者乎鏡蓉與蔭庭承徽諸君皆二先生賢子孫也其必有思慮及之者矣光緒丙戌九月二十五日

五帝天代特為曰六曰三十五曰八

家與所似為善則曰子世二天在言

本古則象平曰古曰

少曰大士大之國而

在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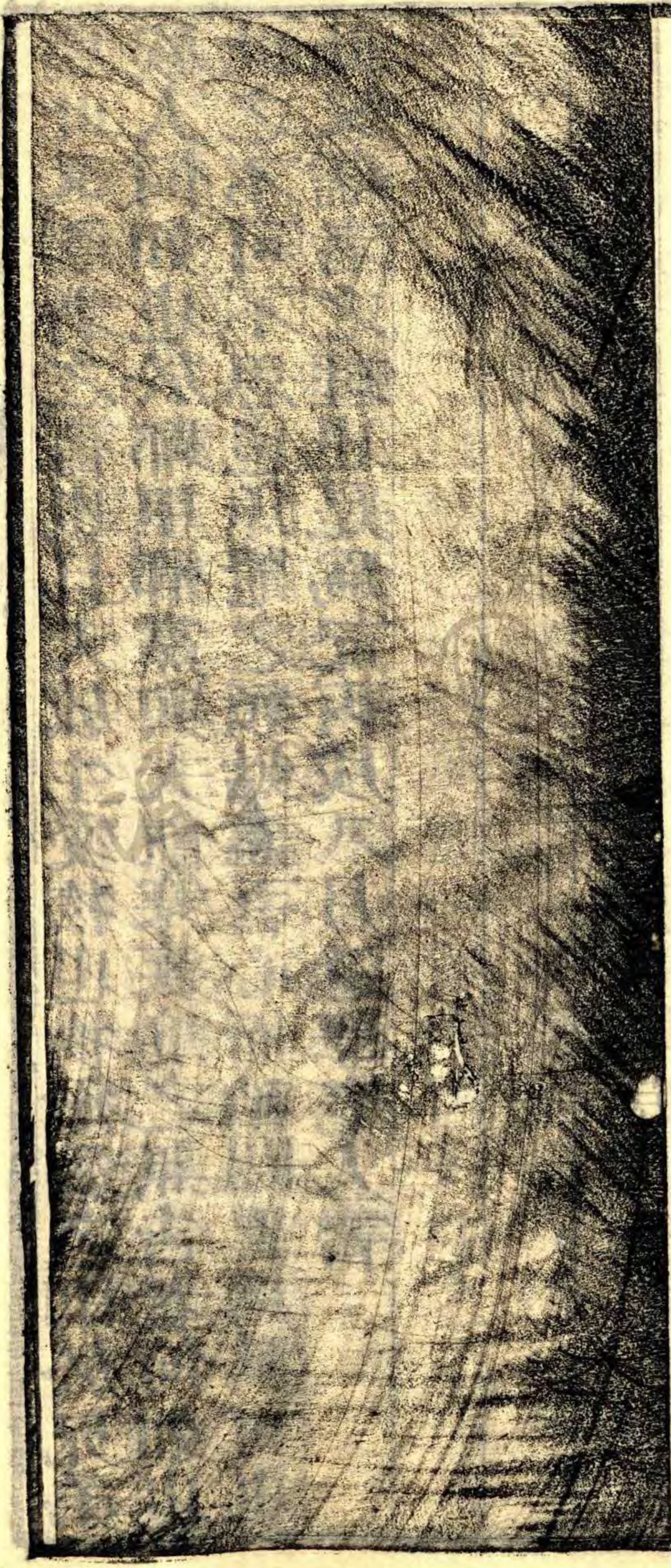
溫州

詒善放生池記

放生之事出於佛家言而物之不可妄殺則見於孔子孟子之說及經傳諸史不可勝舉蓋佛之言多出於吾儒以爲佛而惡之而以爲儒者所不必爲非也以爲佛而好之而不知儒者別自有理亦非也集雲山之水由北水門入城過西河橋而東流過予所居屋後又過宋都橋迤東抵城下折而南流至東水門復受城外之水渟爲大池謂之虞池虞池者所以虞意外也水持深廣雖久旱不竭而自予所居至東城其流僅一線歲久瓦礫壘壘不復通舟矣予始歸里里人以爲言卽出錢三十萬傭而疏之於其折而南也濬爲方潭潭長十丈寬五丈深二丈有奇而城下有民屋旁舍斗出河上河

猶狹不通舟今年春購民屋移其旁舍於西舟行始利而恨潭尙小不足以儲水乃復以錢六萬傭而濬之以接於舊潭其廣輪視舊潭加三之一於是城之東北隅水始聚矣吾邑之人好持齋奉佛時時買魚鼈生物放之吾家婦女或效之以爲佛家言也而得生物輒送之城外河患迂遠乃以此潭爲之命曰詒善放生之池使里之人及吾家婦女爲放生之舉樹碑以表之且爲之約曰無穢污無網罟好生之道也或曰放魚鼈此潭任其所之則人將取之盍爲之閘以圍之予曰爲之閘則不能行舟利于物而妨於人非儒之道也昔者湯之漁而祝之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入吾網今放之於此欲其生也其或它徙則所謂不用命者也於放者何恨

焉此又儒者之言也且夫放生愛物也物猶愛之則於兄弟族人何如也於鄰里鄉黨與夫飢寒疾痛之無告者何如也此之不可不思也魚鼈之類姑盡吾心而稍闕畧焉其可也此又儒者之理也是爲記丙戌八月遜學老人書



祝

通鑑卷之三

三

回鶻山重建揖峯亭記

回鶻山在郡西關瀕江山高不十仞以當江之津要舟楫所
輳四時游者不絕而里之人每以九日於此登高故雖近市
喧隘士大夫往往至焉山舊有亭永嘉志以謂明時太守龔
秉德建然予觀文定葉公有登北務後江亭詩所述景物有
小市魚蝦大江風浪之語疑卽此地所謂務者宋時權酒郡
有務場四此其一也然則有亭久矣太守蓋時其圯而復葺
之耳亭據山之巔登其上正與江心孤嶼相直而江北羅浮
挂彩諸山層峯疊嶂如相拱揖亭所以名也亭旁舊有屋三
間爲遊人憩息之所咸豐十年皆燬於兵火里之人欲修復
之顧力未克爲光緒十二年武陵余刺史紹僑來治權務其

解適在山下以謂此山之勝非亭不顯而游者亦不可無以
休又皆前人之遺蹟也乃出已貲爲倡釀而就之復於山之
上建樓三間以極登眺之致山之下舊有木杓以通江其長
二十餘丈而寬不能一弓行者尤以爲病復以餘貲改築石
堤三十餘丈寬皆一丈六尺以易木杓之陋以某月日始作
以某月日畢工凡費錢八百餘緡而已刺史爲其成之難恐
久而又廢也屬予爲記其事蓋自東南偃兵垂三十年朝廷
仁愛惻怛常欲解去煩苛與民休息以固人心培國本而意
外之備殊未能已養兵製器其事日新其費亦日廣然不領
於大農往往徒恃權算其爲法日密而耗之亦滋多民蓋不
勝困矣自公卿大臣以至疆域羣吏郡邑守長大抵急於理

財至於有司之所有事雖或著爲令典關繫民生未暇以輒爲也若夫因山水之美爲登覽之具則尤以爲游觀不急未敢以輒言亦其勢使然也夫山水登覽自其粗言之誠不過游觀之事耳自君子知道者言之則所謂登高明而遠眺望先王之政顧亦未敢忽焉豈政固有體歟抑誠乎爲民固無往而不爲民利歟刺史方以省檄來治商征固所謂理財者也乃能抗志于埃壙之表計慮於跋涉之危不煩民力以復千百年之遺跡又增其所未有使此方之民得以導堙出滯去險卽夷斯役也固非徒爲游觀舉也刺史其殆知道者歟若夫茲亭之勝雖無崇高偉麗之觀而大江之滙風帆雨楫超忽容與天光雲影日暮百變草樹之蔽映魚鳥之泳遊皆

青田縣復養士田租記

青田於括爲下縣尤僻阻然其山水崛奇刻削其氣磅礴鬱積往往鍾爲異人予所知者湘巖先生韓兵備錫胙鶴田先生端木舍人國瑚皆負不世之資兼人之學其文章之博奧則吐納古今揮斥造化非豪州華士依附影響者所能髣髴也然地瘠而民貧非有力不能治儒業雖爲儒非尤有力不能應舉求仕故韓先生端木先生與明之誠意劉公稱青田三奇人而自二先生外亦鮮繼起者無養士之具故也縣故有書院而師弟子脩饌之資未有也至鄉會兩試又以道里絕遠苦無以續食士病之久矣康熙時縣有富寺六僧以驕溢散法被逐令籍其田歲得租爲錢七百餘緡取而係之庫

以其半給書院半爲科舉費遵而行者二百餘年咸豐之季
粵賊蹂郡邑田者不以時入租令復稍侵之於是書院費僅
給而科舉之資廢光緒五六年郡守某至以謂非令得獨有
也欲攫取之令固不肯與守亦旋卒後守至索之愈力且責
歲以四百千爲額至假佗法中令罷縣不敢復爭輒以四百
千歲奉郡而書院之費亦廢郡旣以爲歲例至其時輒遣官
督取於是有一委員之供張府胥之需索與夫銀價有陪補夫
役有僦雇歲復須費三四百千皆自令始大悔恨欲還
之縣人然爲郡所持不能得也光緒八年邑之士舉人葉枝
玉章楷等率在學之士數十人聯名以撼守守故弗省復懇
之學使學使心不直守以有所瞻顧不堅決事終不得直今

年春巡撫衛公閱兵將至括衛公嚴明素下士楷等復列狀以禱公公閱狀甚怒以謂此士人錢卽縣有他急令不得移用且郡又安得取之爲鐫誚守及令詞甚峻且俾刻辭於石以示後於是守亦不敢爭檄令以錢還縣人充書院及科舉費如故事蓋自失錢至是垂二十年矣初縣之有此錢取於髡徒之餘苟以爲寒士惠而已非誠有以養之也始以令之貪遂亡其半繼以守之伎遂至蕩然使非部使者雷霆之威楷等雖空一縣之人併力以圖復固無如守與令何也夫守與令民之所仰以爲父母也利害之在民未嘗不亟告也漠然未嘗有動于中獨至已與有利則狺狺競起相角巧偷豪奪而猶若未快于心噫是尙類人之所爲也哉治之所以日

荒民之所以重困而無告豈不以此也哉楷等旣以公判勒石猶恐後之弗能守也請予爲文以記之予謂此錢之見奪官誠與有咎矣然其始以錢屬縣則亦邑人之疎也凡民間之財民所自用卽不得使官主之以錢屬官官雖廉吏亦覬覦之今而後宜謹爲之籍田之所在與其頃畝形狀受田者之姓名里居與其租數必具書於籍擇學之士公而明者使主其籍期歲則必擇而易之一歲之租入與所用之少多復條別以登於籍歲終則會其出入之數以授後之人又大書以揭於校官之堂使一學之士皆得以訂其是非則庶乎可久存也若夫官貪而吏黠勢固不能絕也然而衛公之石在其又誰敢違光緒十三年丁亥六月書於城北邵嶼寓廬

改建育嬰堂記

我邑舊有仁壽院以養孤老殘廢而獨無育嬰之堂蓋缺典也城東北隅有堂曰慧福故比邱尼菴也同治間尼或行不謹里人謀逐之時予仲弟方家居爲言之邑令彭公改爲育嬰之所復爲集資捐田以爲堂之經用又與予各施以田五畝而擇邑士之謹愿者董其事菴故狹小旣改爲育嬰逾十年未嘗加修葺日益壞董事者謀改建以無力弗能決也今年春予爲次男卜築河上地南正直堂乃謀別購地以易堂而隔河東北城下有棄地逾二畝土人謂之楊衙相傳明初楊布政故居然無可攷弗久矣有舊屋數間猶楊氏後人居之地縱廣皆二十餘丈視舊堂基爲大衆董欲得以建堂而

予爲任其地價及土木傭雇之費益以輕租田十畝具其事以聞於縣旣復請去其旁確以錢畀治確者徙之他所復欲得楊氏屋以爲堂之外舍其田十畝復請改給錢自置便利地予一切諾之而未及達於縣也凡予之經營斯堂買地之價爲錢一百千徙確爲錢一百五十千有奇買田之價爲錢八十千土木傭雇爲錢二百千有奇總爲錢五百餘千而它雜費及楊氏屋不與焉其已聞於官者皆有案可攷未聞於官者不具於案異時屋與確地之屬堂與否田十畝之能增置與否董事者爲之予不復問也議旣定遂擇日遷堂以六月某日始工而以七月某日訖工凡堂所故有悉復其舊而新增屋四間丹白舫明瞭垣完固堂於是煥然改觀矣蓋昔

者先王之慮民也養老恤孤政常並舉而無所謂育嬰誠以謂之嬰則必非無父母者也有父母則父母固能育之矣官何爲而爲之育也後世教衰道微仁愛之風熄殘忍之俗成民乃有不舉其子者官弗爲之育則民之生隘矣故育嬰之政著爲令甲自天子之都至於下州僻縣無不有之然則堂之育嬰蓋爲溺子女者設也然人之溺其子女非皆力不能養也固有豐衣足食而自殘所生者矣此非堂所能爲也堂所能爲唯其力不能養不得已而棄者耳然而人之恆情視他人子與自視其子其愛不能強而同也今之在堂餽兒者大抵舍其子以養他人之子者耳否則養他人之子以兼贍其子者耳此其心力固不能專且盡矣而治堂之事者

又或餽稟之不足供支之不時衣服藥餌之不備甚則上蒸下濕汎除弗絜穢惡鬱騰疵癘乃生而兒之厄於飢寒疾病者十且五六矣故無堂以育嬰其力不足而不能養者固不免於棄矣力雖不足而猶不忍於不養者固自在父母之側也今爲堂以爲之招力不能養者旣悉以聽之堂力雖不足而猶不忍不養者以堂爲能養也復一切委之於堂則有堂而殺人之多反不如無堂而殺人之少矣故夫堂之設誠爲不忍人之政必有不忍人之心以行之而後其政不至於殺人子自僑居城北與堂爲隣間取堂中兒視之則枯羸如腊與人家兒絕異此無他嬰固不易育而非其父母固與棄之無甚異也然則爲之奈何曰亦恃有不忍人之心而

已不忍人之心奈何曰餼廩必足供支必時汰除必潔衣服
藥餌必具而又不時省視賞其勤者去其慢者盡吾心之所
能爲以求嬰兒之生而一無所利焉庶乎其可也予故叙堂
之所繇遷復推 朝廷立法之意爲之丁甯其辭以爲知
堂事者戒且補官所未備云光緒戊子八月幾望邵與寓廬

玉海樓藏書記

宋時深甯王先生以詞科官至法從生平博極羣書著書至六百餘卷其最鉅者爲玉海二百卷玉海云者言其爲世寶貴而又無所不備也予家自先大父資政府君隱居種學好聚圖籍兒時見先世舊藏多前朝善本丹黃殆遍經亂無復存者予初官翰林稍益購書以祿薄不能盡如所欲同治戊辰復爲監司金陵東南寇亂之餘故家遺書往往散出而海東舶來且有中土所未見者次兒詒讓亦頗知好書乃令恣意購求十餘年間致書約八九萬卷雖視深甯所見未能十之四五然頗自謂富矣舊居褊隘苦不能容今年春爲次兒卜築河上乃於金帶橋北別建大樓南北相向各五楹專爲

藏書讀書之所盡徙舊藏皮之樓上而以所刊永嘉叢書四千餘版列置樓下以便摹印因取深甯叟所以名書者以名斯樓手書榜以表之我子孫中如有得天雋敏而加之以好學能讀終一書而知其可好則可以盡讀他書能盡讀他書則豈惟我樓所藏雖深甯所未見皆可以遍覽而悉通也異時詞章之美著述之富庶幾亦如深甯斯不謂之可寶也乎復取古人讀書之法及我今日藏書之意具爲條約揭之堂壁鄉里後生有讀書之才讀書之志而能無謬我約皆可以就我廬讀我書天下之寶我固不欲爲一家之儲也光緒戊子八月幾望遜學叟書於城北邵興廬

玉海樓旁新作小齋記

衡陽彭公以大司馬督視長江水師自治一舟財勝十石出則以一僕一庖人自隨嘗指其舟語予曰此所謂野航恰受兩三人當以恰受航爲名予深歎其雅量今年秋予營新居既成東廂之南有隙地十數弓命工補爲小室五楹廣四丈深得廣三之一窗其兩旁闢扉其首及左右脇尾設橫榻以待客宴坐其內宛然舟居因思彭公之言遂以恰受航榜之彭公一時人傑爲國宣勞自處清約如此而退老閒人乃傲然偃仰於此蓋不翅萬斛龍驤矣雖然有此隙地乃適容此小室其名也不可謂非其類也遂書以爲之記己丑十月

埜航主人

重脩帆游橋堤記

帆游橋在帆游山麓南爲瑞安而北爲永嘉故曰永瑞橋郡城之水自會昌湖挾三溪以南趨至此河面特寬廣兩岸相去幾里許則橋並東岸起西去山陟尙八十餘丈里人築長堤屬之橋高廣僅逾丈盛夏潦水盈堤上沒蹀行者病之予初自金陵歸與故人戴君美齋謀改築以費鉅不敢動後六年君謂予曰但就舊加葺治費減半予卽畀以錢七十千使更謀之同志者於是葉君璋琮林君霄翰項君鳴珂各助以錢貲旣集君聚磚石召工匠刻期興工自往程督之日辰出酉歸時方盛暑或暴行烈日中先是太守試文童君長子恩爲瑞安第一凡童試郡縣榜首學使者按臨卽補弟子員無

却退者予謂君須恩畢試事無自苦君不爲止也未兩月果
染暑疾輾轉益侵病中夢嚙皆指畫堤事疾旣革來視君者
或謂恩未及院試可惜君笑曰兒無負我矣果不及試亦命
也但願恩促完隄遂卒光緒己丑九月一日也年甫六十五
恩亦賢能繼君志間一月堤成於是雖大水不能漫堤人往
來堤上咨嗟太息言戴君而君不及見矣君字美齋居下墩
去橋西南二里所皆戴氏君性孝友善事母母年九十餘從
容笑語侍母側不忍一日離居伯季間翁如也君自先世以
農田起家至君兄弟少時猶未能讀書其後家漸饒乃皆納
貢太學君三子旣長皆令就塾孫五人兄弟之子及諸孫又
十餘人皆令延師教之比屋誦讀聲相聞戴氏遂爲士族恩

雖以君故未給衣頂而其從弟奎竟以是歲游庠戴氏自此
有學籍人以爲脩堤之報也予旣賴其力完堤嘗誦其事於
友友曰君所見止此堤耳戴君他事皆如此凡近戴君居知
戴君有事就君謀苟謂可行許諾輒殫竭心力務曲析盡善
勝於其自爲也然則予之所以用君已嗇矣初予與君謀脩
堤因以幹實倚君然使瞻顧利便者爲之少淹緩旬月未爲
玩幸也君重受予託且利害在一鄉不避勞苦冒暑熱竟以
致疾卒予以是媿君及聞君臨絕時語則君又知命者也予
之媿君彌甚故爲之記因以附見君之生平云光緒辛卯十
月

項氏二先生墓表

先生姓項氏諱霽字叔明弟諱傳霖字叔雨吾鄉學者所稱雁湖几山二先生也永嘉之學盛於宋南渡初文節陳公文定葉公皆以文章學行著稱天下項氏當其時亦累以科第顯元明以來稍稍衰替矣國家中葉士攻科舉號大師者率以經義帖括授鄉里一切古籍悉屏去不省陳葉諸先生之書幾無有能讀之者先生兄弟獨以敦行學古自相切磋雁湖先生少嗜古學一再試不就輒棄去益肆力爲詩歌其課子弟自童蒙時卽不令視世俗所習書稍長授以秦漢諸子百家爲之鈎貫指畫一不循俗師例今項氏子弟甫入塾卽治急就章爾雅童勺中諸經盡畢蓋其家法然也几山先

生少依兄學中道光壬午鄉舉初雁湖先生既棄場屋頗望其弟科第仕宦而几山先生亦好古學自諸經史外文厯祿陰陽風角諸書無所不讀尤精形家言十上春官不第不以閒其志當康熙乾隆之盛名儒輩出務自立門戶斷斷少假道光以後此風少息而經術亦漸不如前人二先生稍後爲學以行誼爲主於古今文字派別學術得失與夫典章制度昔人所爲聚訟不決者皆瞭然見其大指顧性矜慎不好爭辨雁湖先生家居鮮造請几山先生游京師與上元梅曾亮巴陵吳敏樹震澤張履桐城蘇惇元仁和邵懿辰嘉興錢泰吉諸先生爲文字交數先生者皆以著述自見而先生獨無所成書蓋非徒斂退亦深懲前人門戶之習且不欲以

空言著也。凡山先生事兄恭以雁湖先生性喜書，每自外歸必多致異古書，相與校勘以爲樂。歲辛丑禮闈榜將揭，忽心動悒悒，數晨昏方自疑利鈍得失，素有以自處，何至是。迨歸至杭，得家書則雁湖先生以四月十日卒矣。年甫五十，雁湖先生亦於其時得都中書，力疾披閱再四，乃瞑蓋。至性相感也。凡山先生歸陳所購書於前，大慟數日。卜兆域與兄合葬，卽今墓也。暮年尤喜校書，所藏數萬卷，丹鉛籤隲幾遍。遇秘籍必展轉鈔寫，吾鄉之有藏書自先生兄弟始也。雁湖先生雖絕意仕進，而於當世治亂民生利害常深究其本末。兄弟二人相期爲有用之學，旣不得試，則欲施之鄉邑。間歲浚饑，先期經畫拯救，以靖民志。凡山先生性方嚴，每事守禮法。人

不敢干以私遇宗族戚里義所當爲而人所難爲者必身任
不辭晚官富陽教諭見諸生必衣冠授以文行法度邑義舉
及忠孝義烈事振興表彰之尤力不數年歸猶以晷刻自課
經史或出游則信宿山閒夜露坐觀星象人莫能測也咸豐
戊午三月三日卒年六十一距雁湖先生之卒十八年矣雁
湖先生所爲詩曰且甌集几山先生有筆記數卷雜文數首
而已衣言竊惟宋時我永嘉之學自文肅鄭公伯熊請業於
臨海徐高士季節歸而與其弟伯英以通今知古倡率鄉里
文憲薛公實得其傳至文節陳公文定葉公擴而大之文章
氣節彪炳一世而永嘉經制之學遂與東陽崇安並爲名世
宗師無能復爲優劣當時論者以爲永嘉儒術之盛自鄭氏

二先生開之也道光咸豐以來我鄉科名仕宦漸盛鄉學之士亦漸多雖一時建樹未能卽望乾涓諸儒數十年後必有如文節文定諸公者則今日永嘉之學之復振雖謂由項氏二先生開之可也此其所繫豈淺鮮哉雁湖先生娶王氏生子二人瓊琪女一適知蒙城縣林用光几山先生娶蘇氏無子以兄子琪爲後女二人適周昭燾林宣光瓊子七人方蒨方昕方綱方良方宣勤郎莘郎琪子三人詒湜湘藻芳蘭墓在三十四都四石山之原二先生旣好學家多藏書羣從子姓大抵皆能文辭其異母兄弟傅梅亦能詩有耕讀亭集瓊有癸辛詞女適林有脂學樓集瓊琪兄弟皆多子而賢而詒湜方蒨方綱芳蘭尤好學治古文詞芳蘭中己丑鄉舉述二

先生行治屬衣言以表墓者芳蘭也視其文詳潔有體雖衣
言無以加也乃畧爲別輯而爲言二先生之爲學有關於一
鄉者以示鄉之後生卽以揭諸墓上云光緒庚寅

溫州

遜學齋文續鈔目錄

卷四

秦澹如墓誌銘

孺人李氏墓誌銘

安徽候補直隸州知州褚君墓誌銘

封朝議大夫葉君墓誌銘

候選訓導洪君墓誌銘

節婦徐孺人傳

閻孝女傳

閻奉文獻

翁獻翁獻人獻

河嬰信空塔臣墓誌

桂障婦大夫葉氏墓誌

宋嶽新蘇直隸州城隍廟蘇氏墓誌

蘇人李丸墓誌

秦贊岐墓誌

卷四

退如

續學文獻目録

遜學齋文續鈔卷四

瑞安孫衣言琴西

墓誌銘 傳

秦澹如墓誌銘

純皇帝初元無錫秦文恭公以進士第三人入詞館洊登侍
從遂位正卿特被寵任其爲學尤善言禮其意以爲周公分
六官之職自朝廷上下至於取民治軍內御方國外接四夷
無不一出於禮禮者天下之綱維也因取太宗伯所謂五禮
綜貫天下古今之事參考其是非離合以深究治亂成敗之
所繇詞近而旨遠文博而義約當是時 天子躬神武之資
兵威所加自漢唐聲教所不及無不請吏奉約而爲治主於

惇大寬厚以涵育天下盡棄租稅予民詔書數下稽古右文
制作大備遂爲本朝極盛之會而文恭公亦以經術大儒
號爲名臣文恭公旣沒諸子皆踵科第爲詞臣諫官而從曾
孫瀛以舉人由內閣中書歷官兵部侍郎亦以文章政事顯
於當世與文恭公皆有傳國史故無錫秦氏世爲聞家侍郎
四子子友澹如其季也生八歲而孤而母朱夫人前卒所生
母戴夫人自教之幼有至性居侍郎喪哀戚如成人稍長能
自刻苦讀書治古文詞爲經世之學志趣異於常兒旣長游
京師所交皆賢豪長者是時中朝士大夫猶以文學相尙而
壽陽祁文端公爲宰相湘鄉曾文正公爲翰林學士上元梅
郎中曾亮仁和邵刑部懿辰長沙孫編修鼎臣桂林朱侍御

琦龍侍講啟瑞皆在京師治古文以氣類相師友澹如常以所業游諸公間諸公皆傾下之澹如既好古文其於場屋之作輒不降抑以徇俗故不爲有司所喜一中道光丙午副榜其後連試輒不利而年垂四十親老無以爲養則橐筆從山東安徽諸學使佐其考校先是以副貢充史館謄錄敘鹽大使乃援例改浙江同知由同知積官至候補道 賞戴花翎加二品頂戴兩署運使一署金衢嚴道自衢代還提調省城書局而上官有不合者於是澹如年六十矣亦倦遊遂以疾乞歸歸而貧甚而杭人故思慕澹如乃請其主講書院且修杭州志澹如欣然就之既卜行而疾作竟以光緒九年十月十九日卒於家年七十一澹如在浙久次而爲監司前後才

四年然所至務治大體遇事必信其志不苟徇人其在運司
鹽場員多缺少吏因緣爲奸澹如逐其尤黠者一人而手差
次其冊籍後遂無賅缺者岱山私販遏官銷請於巡撫置官
收其稅不復問所之岱鹽遂行兩浙在衢州會匪起東陽民
恟懼欲跳澹如密爲之備而一切示靜鎮遂無事殺人賊不
獲州縣官輒巧法免澹如請特嚴其令且下其法各屬其爲
治知要多類此予始識澹如在道光二十三四年時皆以應
試在京師予年少氣盛喜議論人或驚爲狂澹如僻居城內
浮屠不時出間出從諸公往往予亦在稠人廣坐彼此辨爭
聲震堂室甚則椎床大叫以爲樂澹如獨端居嘿嘿若有所
思予固以奇澹如其後予幸得第入翰林然卒出爲外吏而

澹如亦就官浙江同治丁卯予在杭州書院澹如方權運使
亟往視之澹如嘿嘿如故又十年予爲江寧藩司內召爲太
僕卿假歸澹如方在衢州以書見賀且速予行其意若深羨
予者予旣以疾不能造朝又三年而聞澹如已罷去旣罷猶
爲保申議策應越南議等數萬言幾爲世採用於是益悲澹
如之志而不謂其遂卒也蓋自大亂旣戡東南稍得息肩而
海外之交益親天子方思盡得其要領殊方絕國之使冠
蓋相望賈胡逐利機船巨礮日出益奇以與我市而中國智
巧之士亦爭爲公輸墨翟之術出奇角勝其費不可億計大
農告竭則一切趣辦於民於是聚斂之臣心計之士趨時合
變以起功名而儒者顧抱數尺之書談先王之法以求當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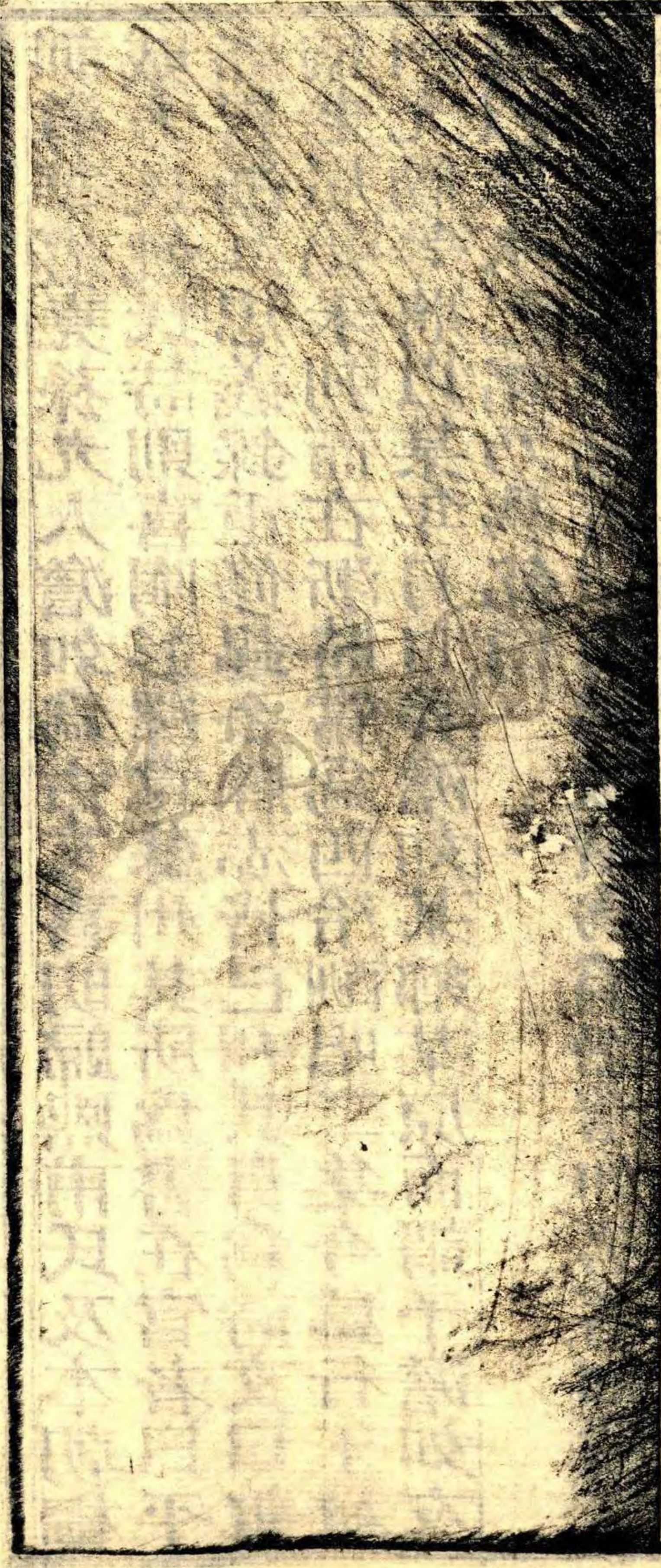
世此澹如所以終不得志也然予竊以爲中國聖人之天下
惟中國聖人之法可以治之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孟子
曰上無禮則下無學而賊民興禮固天下之綱維也澹如讀
先人書深明其意使遭遇畧如先侍郎時其設施必有異人
者而以一監司困窮終老顧使里巷淺夫操短長于其後此
可以爲天下惜也若夫窮達得喪一毫末之間豈足爲澹如
道哉澹如諱湘業字應華其先出於宋龍圖學士觀學士子
湛倅常州遂居常又十世而定居無錫曾祖諱春田祖諱鴻
鈞皆贈榮祿大夫曾祖妣呂祖妣徐皆贈一品夫人娶王氏
亦封夫人四子光簡浙江候補同知光翰候補縣丞光祖太
學生光儒浙江候補鹽經歷而光翰光祖前卒一女適候補

訓導華賡堯孫九人澹如爲古文喜明歸熙甫氏及本朝桐
城方氏姚氏詩則喜陶彭澤韋蘇州其所爲書在官者曰平
浙畧浙江忠義錄重修錫金縣志皆已刊其自爲詩文曰虹
橋老屋稿未刊而在浙時嘗爲西泠酬唱二集今盛行于杭
州光簡等將以某年月日葬澹如某鄉某原而謂予澹如友
也以狀來乞銘乃爲銘曰
我之與人不能忍言以直爲傲積爲憤怨澹如落落如囊斯
括而又噉之謂愿以確事有巨艱慮有大難目不見睫哆口
僞僞勃也厚重黯也匪戇深念獨居隣歌醉洵彼童而狂司
其短長惟其自信可以弗傷

其狀異於其自始所以然也

其狀異於其自始所以然也

其狀異於其自始所以然也



孺人李氏墓誌銘

今天子初元以登極覃恩中外於是鄞張君嘉祿以光緒三年進士選爲翰林吉士得贈其父某文林郎母李氏孺人而先是有司亦以孺人節行上於朝得旌表如法於是孺人卒九年矣嘉祿復撰次孺人所以事夫持家植子者爲書因同郡徐戶部定超請予爲墓銘予方病未遑暇也逾年定超將還朝又以爲言視其狀甚哀乃爲序而銘之孺人亦鄞人父曰武畧騎尉振國年十七歸文林君文林家故貧而素多疾每疾作孺人輒廢寢食咸豐乙卯文林病不可爲指嘉祿以屬孺人曰必無廢學言訖而暝孺人則日持嘉祿哭泣父母慰解之百端始稍進食飲一日嘉祿偶逃學孺人捽使跪柩

前且撻且泣由是督嘉祿愈急嘉祿亦資穎好學顧亦歲善病孺人常行質以供醫藥及孺人自有疾輒不肯召醫或醫至立方而有參朮貴藥輒不以示嘉祿凡嘉祿讀書之費及歲時伏臘賓祭餽問輒手自處畫未嘗一以累嘉祿其專子於學多類此同治乙丑嘉祿以童子試被絀孺人疾始劇明年五月病益侵則持嘉祿手泣曰吾所以深苦汝者以汝父臨絕有言也今則已矣遂卒蓋嘉祿之述母事如此可謂哀矣孺人以道光八年戊子二月二十二日生而以同治五年丙寅五月十二日卒年甫三十九於是文林君卒十有二年矣子二人長卽嘉祿次殤女二人長適國子生胡炳照次亦殤文林君之卒也嘉祿年甫十一又十一年而孺人卒又十

年而嘉祿舉於鄉其明年遂以進士入翰林嗚呼孺人之所以篤子於學可謂至矣嘉祿之所以信母之志可謂無憾矣當孺人之不幸不及見其子之成立或以爲天於孺人之節茫乎未有報也而嘉祿之賢能自振拔顯榮光大以稱孺人之心而曝孺人之節著於天下則天之所以報施孺人何其厚也且夫孺人之始所期於嘉祿固全乎天之事而於人一無可恃也而天之應之不爽如此若夫嘉祿之所以報孺人則全乎人之事無待于天者也無待于天則反求諸己而已而又何哀焉孺人可以無憾矣予自出爲外官於同館後進往往不能舉其姓名而嘉祿與予猶子詒燕同丙子鄉舉故以銘屬予定超亦丙子同年也今嘉祿在翰林爲編修定超

亦以癸未第觀政戶部而燕也亡矣予故久而後能銘銘曰
學以傳絜母之賢仕而祿維子之穀天實竺之匪著匪卜

安徽候補直隸州知州褚君墓誌銘

君初以揀發爲安徽知縣咸豐八年秋攝滁之來安合于是賊據金陵三年矣其黨李兆受以滁州獻於官全椒來安復置合而君以選得來安君初至來安城中虛無人獨降勇千餘雜處城內外猶故賊狀都司李錦標兆受族子也頗驍勇君察其可用單騎就錦標與同卧起時時會其部爲張設開示大義衆皆悅錦標尤暱君君益買豆麥哺其衆使無攫民食民稍稍歸乃招流亡掩骹骼勸開墾分鄉爲團事漸集則從一隸遍走各村落與民曹坐偶語相與爾汝或留君飯卽止食必飽或奉以酒卽酣飲有所愬卽所在決遣之來安民大喜恨得君晚後數月粵賊犯來安錦標果爲君戰盡力賊

亟攻城西北錦標輒擊走之又一月錦標竟戰死君涕泣誓
衆益固守又十日援兵至君出兵夾擊賊賊大壞遂解去來
安以全時咸豐九年八月也自道光之季吏習於恬熙皖豫
間盜大起豪猾大姓輒築砦自固謂之圩圩大者千餘家間
則出剽劫或拒傷官兵稍益迫脅旁小圩役屬之小者十數
圩大者至連圩百十號曰撚匪州縣不能制則相率諱匿或
縻以團練至咸豐初撚益橫自李兆受外苗沛霖張樂行龔
德張澂輩衆各萬餘人分據淮南北已而粵賊據金陵安慶
廬州連陷江淮間無完土仕宦者畏之州縣缺出輒相戒無
參部而君以是時揀發安徽及來安請令巡撫翁文勤公意
屬君以君書生初仕疑未決君卽自請以行而來安民果宜

君賊至又全其城君名由此起初君在來安連遭父母喪上官輒奏留君賊既退有旨留軍丁憂官令終制始得請以歸而粵賊擾徽盜餘杭不可居生母沈卒君倉卒畢葬卽挈家出避賊轉徙數年至滬濱今相國李公方以蘇撫督師海上故與君同幕府卽留君治商征人謂君可因此換江蘇而君自以安徽官服闋卽請回省巡撫英果敏公故知君以君攝六安六安多豪胥好構虛獄爲囊橐比君至積牘逾四百君誅其尤黠者一人則閉門讀卷刻日召訊未兩月斷獄逾二百吏噤不得出氣而民謹聲如雷英公大奇之會召入朝臬使某獲撫印素嗾君伉直卽摭前官事爲諱匿劾罷君時同治六年也君爲人和易疎簡不汲汲聲利初至安徽福公

福濟爲巡撫使君督天長盱眙民捐甫踰月輸至八萬餘兩
而一豪無所私福公以是知君翁公繼爲巡撫尤器君以勸
捐奏擢同知以守城奏擢直隸州知州及英公爲巡撫將以
六安實授君未及奏而行遂被劾去嗟乎亂之方亟雖昏狂
之上官亦知降心抑首委重賢者以緩一日之難及事過玩
生則又將以好惡爲喜怒稍不快于已而去之惟恐不速者
非獨君之所遇然也然則亂將何時平雖平又何足恃而豈
徒君之事爲可慨也哉君旣罷六安旅於安慶不能歸同治
十四年君子成績爲元和合成允教越中乃迎君歸君以是
居蘇州扁舟往來眎二子遇佳山水飲酒賦詩以自娛樂自
定所爲詩曰結廬人境集若干卷又手抄漢唐以來詩若干

卷而以光緒六年十月卒年六十有八其卒也能自刻其期
曰十八日加巳噫又奇矣君褚氏名惟埏字爽齋其先有爲
唐宰相封河南郡公河南之後有居錢唐者至君始祖國學
生承烈始居餘杭祖錫珏候選從九品父運鯤廩生終建德
教諭舉知縣母顧俞史生母沈父以成績貴贈資政大夫母
皆夫人娶王氏亦封夫人子五人長卽成績與君同舉咸豐
元年鄉試次成彥成裕皆廩貢生候選訓導而成裕爲弟後
次卽成允廩貢生蕭山訓導次成烈附學生女一適光緒壬
午舉人定海訓導吳懋祺孫八人德宣德敏皆附學生德輔
德樞德藩德言德棻德采皆業儒而樞藩隨成允以出孫女
二長適定海附學生厲玉麒次未行曾孫二人成績今爲江

封朝議大夫葉君墓誌銘

龍泉葉氏自宋時來居吾州者有二族曰吏部侍郎文定公適爲水心族曰秘書省著作佐郎文修公味道爲南湖族南湖之葉自文修從朱子復爲元豐諸先生之學至明翰林修撰式以不附時相出爲廣東副使歸而講學於鄉其子孫遵守家法往往能讀書行善故永嘉稱宋時儒族猶推葉氏其遷居郡城雁池者曰縣學生方沛生朝松亦縣學生君祖也父曰府學生增榮君諱錦文字敬伯由國子生克貢以例封朝議大夫君先世皆饒於貲至君父始大落故君雖少俊而不能從事於學賈於樂清之柳市君之治生蓋出於天性而其所爲往往近儒者其言財不以多取爲能而以苟得爲戒

不以厚藏爲富而以善散爲樂其於百貨有無消長盈絀若
燭照數計逆知預得而實未嘗苦志營度也其在市不爭人
之所趨與時之所急而常取人之所棄故貨之滯者客之困
而思歸者卽湊君君卽漫受之不爲訾省然常有天幸物入
君手卽踊貴或陡增數倍他賈人或效君卽遠不如君以此
致貲數巨萬而尤以約已厚人爲事諸父無主後孤姪無依
親戚故人無衣食者君輒爲處畫盡善所費數千金郡嘗被
寇君輸餉亦數千金其後將以官酬君而君乃謝之修南塘
築滕公橋病予藥死予構所費亦數千金同治十一年十二
月十五日卒年七十蓋在柳市逾三十年當是時郡邑言義
富皆曰葉君葉君云予嘗謂儒者惡言理財以爲君子不言

財也然大學言明德於天下推之正心誠意又極之致知格
物其於儒精矣至於言天下之所以平乃獨詳於生財之道
而反復致戒於義利之間蓋誠以天下之不平必自財始故
財者天下之至平也故財若水然此有所壅必彼有所竭竭
之既甚則壅者必大潰四出故自古以來國之將亡天下之
將亂其君必好利其臣必黷貨其民必奢縱亡度至於家之
興敗亦然故必儒者而後能理財理財若大學可也君其知
之歟君娶樂清鄭氏封恭人子四珪國學生例授奉政大夫
璋縣學生光祿寺署正琮縣學生皆以例加同知銜璜國學
生女一適翰林院待詔方麒元孫十七維華維芝維榛維栻
維藻維藩維菘維葆維蓀維茂維蒸維芳維綦維莊維葵維

莘維菁孫女五邵品郎項維城孫詒澤孫德朗其壻也一尙
幼同治十三年某月日璋等旣葬君於建牙鄉郭溪龍牙山
之原而以狀求志其墓予少君十二歲而未及接君君子璋
峩士琮蓉樓皆嘗從予弟學而予弟又以二子壻君孫以姻
家游日親得稍聞君事君賈柳市時父老矣而絕江至郡逾
二舍君每日必歸視父與潮上下無一日誤也父以是安之
峩士兄弟召工圖其事命曰夜航歸省且曰將以示我子孫
也嗚呼此可以言理財矣予刻水心集以示人讀終一卷者
蓋少也而峩士兄弟自甲至癸朱墨皆畢然則南湖之葉再
以儒顯其視君子孫乎是可以銘銘曰
五都攘臂百輩曹千金粟粒軀一毛閉門爲市狼怒嗥儒風

所被賈不饗以義樹此基局牢益培勿鏗西山高

溫州府志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dark, textured area on the right side.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dark, textured area on the right side.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mostly blank or very faint.

温 尔 尔

尔

候選訓導洪君墓誌銘

光緒丁丑晉大饑人相食貴游子弟富商豪賈或曳紈綺僵仆道上於是同邑洪君之弟豐官保德積數月不通問洪君虞有他故自瑞安遣人往視之而令先過予所問晉事與涂所從出且告乏資予爲裝而遣之不數月其人自晉反君弟果前喪其子某以書來曰世父老矣病綿惓二三年念之甚然勢不能歸奈何予竊怪洪君家居甚樂年長予甫三歲胡衰之遽然頗喜洪氏兄弟子姓相與憐愛彼里巷子骨肉秦越者何爲也其明年予自金陵歸君固不能出門戶予亦病甚不能一視君又明年君年六十有八十一月某日竟卒矣君旣卒其仲子炳文以永嘉張君所爲狀請爲墓文予念與

君久故又新有媿其何辭乃敘而銘之曰君名坤字叶臣河南永寧合守彝其父也永寧君以嘉慶癸酉拔貢中己卯鄉舉而以拔貢時教習期滿得知縣選授河南寧陵縣調永寧生四子恩國學生早卒咸增生少俊穎有才永寧君在京師青田端木舍人名方盛永寧君慕之與交善卽爲咸娶其女而咸亦早卒豐以太學生入貲爲保德州吏目卒官永寧君蓋晚而得官其爲人長于吏才在河南更兩大縣洪氏家自此起永寧君旣卒君年未三十然絕無仕宦意旣由廩生納貢太學則以治生產持門戶爲事事寡嫂以禮字諸弟姪皆有恩意而尤好與鄉里事能言其利害凡邑間大慮若祠廟若書院若義渡育嬰以及校士之屋廬貢舉之續食君往往

助以貲又善從吏人出貲人以是喜君君亦意自喜也當是時君弟已出佐州縣會東南軍興朝廷屢下詔風厲富民出財佐縣官材智之士有不階資級躡至大官者予嘗以語微感君君顧不爲動故其後雖以例得學官以捐賑得四品誥才一出權臨安教諭遂安訓導皆未久卽歸君旣不復仕而諸子皆已長皆能用家法治科舉業州縣官試童子學使者按臨洪氏子多在前獲雋歲或二三人君顧而樂之人亦以是慕君比君卒見其赴狀子若孫若曾孫十餘人總功羣從又十餘人皆歎曰福人福人雖予亦曰洪君誠福人也初忠宣公以大節顯於宋之南遷三子皆用詞科起至宰相從官番陽洪氏聞天下子孫散居宣歙餘杭多顯人而瑞安之

洪最爲後出。國初時有名琦者，自歛賈于溫，卽所在土斷。遂爲瑞安人。琦之元孫曰元化，始習儒業，爲縣學生。永寧君其長子也。君娶薛氏，繼張氏，子四人。炳瑩、國學生，候選鹽知事，爲兄。咸、後炳文、炳樞，皆廩生。炳鑑，業儒。孫三人，而爲兄。後者孫亦三人：錦淮、錦濂，皆廩生；錦標，光緒乙酉舉人。曾孫五人，皆幼學。女五人，孫女八人，其嫁者皆士人妻也。餘亦幼其葬在某鄉某山之原始。予未及冠，來邑中學。君與其友陳君瑄、周君慶、栴，時來顧予。時君年最少，被服都雅，善談笑。予竊喜其儀範，以謂他日必宦顯。其後陳君舉鄉貢，周君亦與予同。中南北闈，皆會於京師，而君家居如故。又數年，周君竟不第，以客歿。陳君宰隆平，賊至城陷，至謫死塞上。然後歎君之

不出蓋其自愛厚甚也君既卒炳文出君所爲種樹圖及永
盜君遺像來請爲詩予視君父子顧瞻炯炯何其相似而畫
工貌君像紫色豐下微有鬚腰腹十圍踞坐一榻適滿驟視
之幾不識爲君也昔孟子嘗言有一鄉之善士有一國天下
之善士其大小蓋不侔也而鄉先生文定葉公誌沈仲一之
墓則以謂不然夫善之量固不同矣僅足於一國必不足於
天下僅足於一鄉必不足於一國孟子之言不可易也雖然
古之時有天下之善者必有施於天下有一國之善者必有
施于一國後世教衰而俗薄治天下與國之士未嘗乏人也
位相逼則媚之甚矣才相軋則擠之急矣施于天下與國之
逆而難固不若施于一鄉之順而易也嗚呼君之不出其亦

爲是歟子固有感而爲之銘也銘曰
道勝者腴亨天衢或自煦濡安室廬我從世涂百險虞視斯
人徒真樂胥光緒己丑三月

節婦徐孺人傳

樂清施君炳文穆之之配徐孺人貢生一新女運同銜乃文姊也年十六歸施氏歸之明年姑疾篤孺人佐其夫侍奉湯藥衣不解帶者踰月姑卒服未闋而炳文遘疾危甚孺人計無所出但涕泣祈天請以身代凡醫療禳禱求所以活其夫者萬方而炳文竟不可救孺人悲甚雖免喪哭泣猶無時閉戶深居守禮謹甚惟日夜謀爲炳文立後是時炳文二弟皆僅一子仲弟炳燿子樹屏孺人尤愛之遂請於族姻以樹屏兼主炳文後樹屏亦少俊未及冠以童子試第一入邑庠娶婦有孫矣孺人悲稍稍寬而竟以同治九年十月■日卒年五十有二有司爲上其事於朝得旌表如故事初道光丙午

余在樂清館於同年徐君惇士所數月凡惇士鄰里戚友往
往來從予游炳文其一也予既去樂清旋出仕宦倦而後歸
殊不知炳文物故也今年五月炳燿與其子樹屏偕來始爲
予道炳文事又亟稱孺人之節屬爲之書炳文初見予年甫
二十餘在庠序爲諸生恂恂朴愿姓名未出里巷不謂其後
乃以孺人傳也而炳燿爲其兄樹屏爲所後母冒大熱走二
百里來乞文以幾孺人之不泯泯也然則炳文雖無年豈可
謂之甚不幸哉光緒己丑六月邵嶼書

閻孝女傳

孝女閻氏名品蓮處州麗水人祖曰膠州協副將秉義父曰麗水縣學生議叙知縣其新以事母不嫁卒於光緒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年僅三十有三鄉黨稱其孝官以聞於朝廷異之俾用孝子例子旌表初粵賊之犯處也其父以民兵助知府李希郊迎擊賊戰敗歿于陣女始十八九聞而大慟不欲生家人慰解百端不能得或微語曰徇父可也如老母何女嘿然不復言輒自誓不字以奉母而母有宿疾久不療女侍起居奉湯藥衣不解帶十餘年如一日女故患咯血至是加劇母促令召醫輒弗許蓋終未嘗一見醫者嘗夜焚香祝天乞以身代母母病果漸起而女疾不可爲然猶日侍母

側示若無甚苦者卒之日母就撫之猶強起好語慰母母亦不謂其甚用也既而寂然視之則氣已不續及將斂視其附身裳服皆已自易新者矣其兄游擊麟趾爲予言如此始游擊嘗守備瑞安與予善請予爲文表父墓既而以女之事來曰亦願有傳也予以爲女子從人者也從人則固有人之父母矣故記禮者之言國風詩人之所美皆祇事舅姑承夫宜家之事不責以事父母也閻氏女不忍其父獨死欲殉不可誓志不嫁以養母其心惟知有父母耳所貴聖人之教爲其通於人情女子之貞其至性憤發至不惜軀命以赴之趣信其志而已彼瞻顧利害者何爲哉若夫守禮唯謹至死不亂雖成德君子畏之矣可書也光緒庚寅堃航齋

遜學齋文續鈔目錄

卷五

中憲大夫江蘇候補道萬君墓表

江蘇候補知縣卹贈騎都尉閻君墓表

候選訓導倪君墓表

陳少文茂才硯銘

楚航齋銘

程宰送行序

張又堂六十壽序

葉戶部母胡恭人八十壽序

曾秋眉六十壽序

遜學齋文續鈔卷五

瑞安孫衣言劭聞

墓表 銘 贈序

中憲大夫江蘇候補道萬君墓表

君諱方焜字序東閩之崇安人始咸豐丙辰予以翰林侍講同考試進士崇安萬生培因出予房子於是始知君當是時君年未五十以道員待次江蘇而有四子伯仲二子皆爲部屬官而培因又以少年高第予竊歎君早達且多賢子也後四年予自上書房出守安慶將之官迂道過蘇州則君與培因已先待予於吳門接其色辭知其爲醕厚君子也君旣見予自言少未嘗學問不可爲監司官且三子皆將仕幸先生

教督之絜誠奉職無負國恩行卽歸老故山矣予尤歎君之
高而服其決也予至官數月不樂棄而歸而粵賊自金陵軼
出陷蘇常擾浙東西漸漸近温州予轉徙避亂數年旣稍定
而文正曾公已掃蕩上游開府皖中使人來召予是時予仲
弟亦以治團事竣將還朝遂皆以孥行航海抵福州君先世
以買茶起家有市邸在南臺予至福州君先在南臺卽邸旁
爲予治館舍居月餘予將道建溪出豫章以趨皖君輒先歸
以待予予至崇安君與仲子培元在視食飲問候起居謹甚
君所居近武夷山粵寇之犯閩也君嘗爲茆舍數十間爲舉
族避寇計比賊退墻屋故無恙一日君棹扁舟導予游武夷
溯溪流歷九曲遍登天游幔亭諸峯夜宿僧寺君慨然語予

曰先生今方有四方之事異時游倦而歸能來此偕隱乎子
笑而頷之是時予兄弟栖皇旅泊予一子才十一歲而予弟
尙未有子方將走數千里求仕而君已鑄滕冠帶不問天下
事伯子培曾雖先卒而培因已主事儀制官譽日聞培元及
幼子培滋常侍君家居未嘗頃刻離左右予兄弟視君殆如
天上人聞君言深感君意然心不能無愧也予旣至文正公
軍中復出備兵淮北自此再歸再出奔走吳楚之郊踰十年
光緒丁丑自楚藩移江甯明年病甚亟乞退不能得會朝
廷以太僕卿召入朝因得脫身歸鄉里自與君別崇安久不
通書問獨培因書來必言君矍鑠狀知予之思君也予固慕
君家居之樂而培因宦益遂由禮部郎官歷侍御史給事中

遂出爲天津河間兵備道以書見告且言將假歸請與君俱
之官而君自以在家樂不欲遠行但趣培因速赴官盡心職
事而已於是予家居六年矣險巖傾側之餘每念武夷山水
所在而有而迢思偕隱之約誠有味乎其言也予旣老病不
能再見君而君亦未幾卒矣蓋光緒丙戌五月十二日也年
七十有七矣君之先世自明季由豫章遷崇安六傳至君曾
祖諱邦光贈朝議大夫祖國清廩貢生候選訓導父年枝附
貢生皆贈中憲大夫晉資政大夫曾祖母方贈恭人祖母葉
母楊皆贈恭人晉夫人娶安氏亦贈恭人晉夫人子四培曾
刑部郎中培元培因皆咸豐己卯舉人培元兵部主事培因
中丙辰會試己卯成進士禮部主事今爲直隸永定河道培

滋國學生浙江候補鹽大使爲弟文煇後女四恩貢生藍崇
禮廩生朱繼昌太學生浙江候補知府祝慶年太學生浙江
候補通判張益禧其壻也孫七鍾麟國子監膳錄候選鹽大
使先卒鍾驟附貢生分部學習主事鍾駿鍾祥亦早歿鍾驥
鍾彝鍾彥曾孫一康蓀皆尙幼培元等旣以光緒丁亥十月
八日葬君於邑東下梅里下半山之陽狀君行治請爲文以
表墓予惟世之顯人聲勢赫奕先後踵相接若夫在仕宦之
中而超出其外無仕宦之累而備享其榮如君者非獨予所
不及同時士大夫兼有此樂蓋不能多也培因又言君嘗以
鄉邑賽會巨費無誼請官禁止移其資以積穀出內一用朱
子法謂之佛惠義倉至今崇安賴其利及其平生孝友任恤

事皆可傳要之不足以盡君故不悉書而但著君之所以可
樂者以見予懷云光緒己丑八月

江蘇候補知縣卹贈騎都尉閻君墓表

光緒十年春麗水閻君麟趾來爲瑞安右營都司時大府方名捕殺人賊檄君與令偕往賊居大巒山中族大而強令憚自往欲以屬丞尉而謂君亦可無行君曰大府檄我去卽我當去卒挾令以行果得賊予聞而善之君在官日治軍籍閱器械能卹兵兵所當得一不以入己卒伍有缺擇人補之視其才於是邑之爲兵者皆謂君無私甚喜君已而法蘭西寇盜波攻蛟門甚急温州亦戒嚴君日從其長治守備勤甚邑人頗倚君爲重君得海上報或幕府機密文書卽封以示予予甚感其意然未識君也乃請與君相見見則頭角嶄然詞氣侃侃能言古名將事問謂予曰兵必不可去勇亦不能無

然兵宜實練勇不宜預募練兵募勇其樞在擇將擇將在秉
公不肖者不得倖而進則智勇奮矣語簡而要予尤善之未
數月得代去又數月以大府檄護提標右營遊擊爲書告予
以其贈君之傳來曰願有以表墓予旣知君不可得而辭也
按傳曰君諱其新麗水諸生其父曰山東膠州協副將秉義
咸豐八年粵賊初陷遂昌處州知府鄭箎檄君治民兵君卽
散家財募勇助官軍而賊由松陽逼處州君卽督所部迎擊
深入賊圍中別賊已襲陷府城君見城中火起卽突圍出以
兵扼少安少安者金衢孔道也義民何仍璣先集團守之君
卽與仍璣合迎賊賊來犯卽擊走之殺賊千餘人生擒賊酋
數十人而提督周天受督大軍亦至少安守益固已而天受

被帥檄移守桃花嶺官軍勢稍孤君猶與仍璣謀攻郡賊賊
得鄉人何某知少安無援卽悉城中賊并力攻少安仍璣戰
死君退保上洛已而復從天受卒與共復郡城君旣積軍功
又以前捐家財議敘知縣分發江蘇未之官後三年賊再陷
遂昌松陽攻處州君復從處州知府李希郊迎擊賊堰頭戰
敗遂與希郊皆死咸豐十一年五月十五日也事聞以知縣
例予卹贈某官世襲騎都尉君雖將家子然好學能文爲麗
水縣學生工書楷善騎射而性持嚴毅常以忠義勗其子弟
有弟四人曰增祿安邦安泰珮玉皆以材武爲軍官從勦賊
增祿以處州鎮標把總咸豐八年五月十日戰死延平之徐
墩安邦以千總安泰以把總珮玉以外委咸豐五年三月六

日皆戰死廣信之弋陽皆卹贈雲騎尉世襲入祀忠義祠凡
傳之所言如此自粵賊亂東南首尾十餘年間大官文吏受
國家寄託保守封土顧往往觀望顧藉或臨事倖脫甚至
苟生求活者不可一二計閻君一諸生徒以感慨憤發扞
鄉里傾家募士助官殺賊卒隕其軀其弟四人甫脫赤籍爲
軍小校千里赴難皆以身殉可謂一門義烈忠孝之後必大
天道也是宜有都司君子故樂爲之書以風厲天下後世非
徒爲閻君也閻君沒時得年若干以何年葬葬何所世家子
姓傳皆未之言都司君來書亦未及詳予不得而書也光緒
十一年十月立冬日

候選訓導倪君墓表

予與樂清徐君德元醕士同舉道光丁酉選貢爲同年歲丙午予至樂清館醕士所數月徐氏鄰里姻婭多來視予于是識倪君醕士也樂清之西鄉俗敦厚崇師友而敬客一家有重客居比者無論識與否必來視客主人必治具召姻婭鄰里與客飲酒務盡歡姻婭鄰里又邀客至家亦治具相報請或數十家傳以徧予在西鄉數月所見士大夫多如此可喜也於是醕士年甫二十一二眉目炯炯被服都雅與之居無間巷巖巖之言予尤喜醕士竊謂此子頗異人它日當能讀書取科第以宦達予旣去官京師垂十年鄉人音問漸濶疏每秋試榜後輒求浙江題名閱之不見醕士名如是者數科

心竊怪之光緒己卯予自金陵奉召爲太僕卿以病乞歸稍復見樂清故人及其子弟而醕士竟以咸豐己卯卒矣年纔三十二終增廣生噫非予所以喜醕士也予家居五六年一日醕士之子鶴翔遣人來以書致土物修子弟禮甚敬問其人則年垂四十亦久爲諸生未第也予初在樂清醕士年甫冠今幾何時而其子年且倍之宜乎予之老也旣而鶴翔又以書來言父已葬墓未有銘以其鄉先生包君貢茅所爲傳來求爲表于墓上余方病未暇以爲而鶴翔請至三四不倦竊意予旣知醕士其子又勤如此不可無辭也而包君亦云醕士少穎悟七八歲授以書卽能解大意又喜治詩古文比長不忍以家事煩寡母一切務自力家故饒於貲醕士爲之

日益大然積而能散鄉邑有大事醕士必先出己財及遭寇亂又輸財以哺軍 朝廷于是授以訓導銜又與惇士同築七里埭醕士出貲獨多西鄉之田是以無水患然則醕士果有異於人而卒不能自異者殆其命歟醕士雖不得壽然其卒也有男子四人曰鶴翔鳳翔鵬翔鴻翔女子三人比葬則鶴翔鴻翔皆爲縣學生鳳翔鵬翔皆應童子試孫七人邦彥邦懷邦亨邦綸邦直邦輝邦佐而邦彥亦爲縣學生女子適人者壻曰太學生陳貽珍縣學生黃佐猷孫女三人適人者壻曰孫松郎陳家球蓋生人之事畧備矣鶴翔能世其學善場屋文字旁通星官地理家言能踵其父之事亦以數佐餉得府倅銜封贈其先世又能敬其父之執友求爲文以永其

父之傳至于屢請而弗懈是皆可喜也予既喜樂清之俗崇
敬師友而鶴翔於予又如此則醕士之有異于人殆將在其
子孫歟是宜書倪氏故婺人後遷永嘉由永嘉遷樂清今居
西鄉藩家洋曾祖存禮祖廷鈞父心淦醕士諱兆禧娶陳氏
墓在九都密溪奧陽窟山之原光緒丁亥九月表



溫州

陳少文茂才硯銘

水深土厚其晦已久誰爲琢琯爲誰有發爲文章千星斗磨
而不磷真我友

溫州府

楚航齋銘

玉海樓旁小齋旣用杜公詩句命曰怡受航自爲之
記矣復書楚航二字揭之楣間而繫以銘曰
我本楚人愛此泛宅白鷗能來遲我佳客

程宰送行序

世之言吏治者往往曰吏貴有才愚竊以爲不然蓋才者天之所付或長或短不可得而強也且爲吏者誠有才矣或用之以事上官或用之以接寮友甚則用之以自謀而獨不肯用之於百姓則奈之何故曰才不可恃亦恃有其心而已康誥之言曰如保赤子傳者以爲心誠求之無不中者赤子之有所好樂有所疾苦未能自言也爲父母者常時其笑啼而逆慮之且委曲以從之赤子之心無弗得者赤子之心得而父母之心盡矣是豈有它才哉州縣之官謂之民之父母其視民亦如赤子而已幾見有爲父母而其才不足以養子也哉予故曰恃有其心而已漂陽程侯爲邑於瑞安今三年矣

不爲鋒穎以立名譽粥粥然若未嘗有才也然三年以來政
平而訟理民之所願常思有以爲之民之所不願弗相強也
匪獨弗強常思有以左右之是何其善求赤子之心也歟今
者奉省檄將舍吾瑞安而去吾邑之民則甚惜其去而不能
留也其爲士者各爲歌詩以爲之贈蓋以道邑民之心而已
旣聯爲大軸而畀予書其端因亦爲詩四韻以繫其後其詩
曰老病思扶杖衰慵只閉門每承減從騎時一叩林樊朴
仍無語瘡痍或在論東門車幾兩它日畫圖存光緒丙戌八
月遜學老人

張又堂六十壽序

光緒三四年間予將使指在金陵前淮軍統制張君又堂方謝事家居築室冶城山左時時來從予游相得也既復以其女之子婿予從子詒績重之以婚姻游加親後一年予奉召爲太僕卿去金陵遂與又堂別予家居五六年聞又堂益治水石集圖史善自虞樂絕口不言兵間事予以是尤賢又堂去年夏予弟在金陵書院以書來曰又堂明年六十矣諸戚友謀爲之壽欲得兄爲之辭予方病憚爲文字而予弟屢書相督趣謂又堂必欲得予文予思與又堂游處久誼誠不可辭也初大盜旣據金陵妄立名號東南豪傑扶義並起相與戮力滅賊文忠胡公文正曾公首以湖湘之士掃蕩上游

清皖鄂九江遂覆其巢天下謂之湘軍今文華相肅毅伯李
公亦在文正軍中分兵東出以廬鳳勁旅駐海上扼蘇松軼
出之寇翦其餘燼天下謂之淮軍當是時又堂以偏裨從淮
軍戰盡力積功至記名提督遂爲淮軍統領賊旣平湘軍往
往返壟畝其留者別爲長江水師卽所在綠赤籍而肅毅伯
獨以淮軍分屯沿海朝廷常倚淮軍爲重天下士懷材負智
自奮於功名者皆樂從淮軍而又堂以是時屬其兵他將請
急以歸寓其家於金陵蓋與予相見時其去淮軍五六年矣
昔范蠡大夫爲越王勾踐將軍旣雪會稽之耻遂乘扁舟泛
五湖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皮又棄齊之陶爲朱公凡三徙
輒致數千金再散財與貧交及疏昆弟天下言治生者歸朱

公夫范大夫誠爲治生計耶其在越越王方欲與分有其國其富豈直數千金耶顧乃父子相約畜牧廢居親其身以從市井之役耶蓋古之賢智之士不欲久居盛名之下其所以自晦其迹者用心不可測也又堂與肅毅伯少同里閉居肺腑之地相與左右功閥日積官位方起而乃飄然遠引若有取於范大夫之所爲者此豈歸於富厚者哉又堂年甫六十有子若干人伯仲二子最長而有才則使復從淮軍今皆至監司大官季子士珩好古喜讀書則爲闢精舍飾書幣禮請宿儒老師使從之游而諸孫森森向學又堂既不與兵事則幅巾策蹇陟降山水益蒐取神農軒轅氏書及古今驗方刊而石之爲濟世活人計縣官有急或親戚鄉鄙有匱乏歲輒

捐數千金不吝也此非所謂富而好行其德者哉太史公述
勾踐世家特繫蠡事於後以見越之所繇富強而并及其爲
生煩辱之迹誠以不務苟取聚而能散此計然之術所以可
施之家者亦可施之國非如博望侯公孫丞相之徒騷動形
神以困天下而後世言蠡事者至以爲神仙者流然則又堂
之所以自託乃其所以自壽也歟獨念范大夫以其君霸威
加齊晉一朝韜匿聲采至不欲人之知其姓名予奉職無狀
衰病旬間猶自附於士大夫之倫僕僕以從文字之役以視
又堂度量相去遠矣其又何辭以裨又堂光緒戊子二月廿
日書於邵與廬

葉戶部母胡恭人八十壽序

予讀唐宋諸家之文見其於當時名公鉅人及山林隱約之士皆有以著其瑰偉之畧高曠之趣而獨鮮爲婦人之文間或爲之亦寥寥短篇閨梱常語而已然詩三百篇以二南爲國風首所言多后夫人之德至漢劉向號爲經師爲列女傳頌七篇自虞夏訖戰國秦漢之際可紀者百有四人而范蔚宗爲後漢書遂以列女立傳與士大夫並垂於世豈後世女子之教不及於古歟何其所紀者少也及觀鄉喆文定葉公集則所爲婦人之文特多舉凡相夫教子以及清修禪悅旨趣迥異皆詳言之而文章之妙亦皆曲盡其致至其述臨海唐孺人之事以其子浙西使者裴爲母起卑微求文於公恐

無舊事可比而公獨以孺人心教意飭日就月成殆天啟其
節以庠王氏其立言嚴重如此因思二南之詩雖皆言后夫
人之德而小星之安命江汜之嘯歌其事蓋出於娣妾又以
知婦德之媿初不以貴賤異而有國有家者之所以教亦必
上下和平均一而後全也而益歎文定不獨文詞之美其得
於經意深矣今年門下士戶部郎葉君芝壽以所生母胡太
恭人年八十將稱慶於家臚其平生行義使其伯子孝廉國
鎮謁文於予太恭人者贈中憲大夫松亭府君側室也中憲
君積學端行稱於鄉里性篤孝以父母皆高年不求仕進年
三十九尙未有子而嫡室應恭人素羸疾胡氏故士族貧甚
獨有一女以婉淑聞中憲知而納之太恭人也是時太恭人

年甫十七卽任一切煩苦中憲兄弟皆多子女已析居父母
年旣邁不耐囂雜寢食常就中憲所中憲篤意侍奉食飲必
嘗而進中褻厠踰或手自洗滌旣而得風疾太恭人悉自在
視益勤而加謹二老人甚以爲宜戚族見者交相慶中憲亦
自賢之會太恭人父卒中憲使爲之治喪迎其母以歸母又
卒中憲遂合厝之爲置後焉又數年應太恭人以羸卒戶部
生九歲而中憲治家謹不畜婢媪太恭人以一身當門戶事
無纖鉅各爲度程凡戶部讀書應舉師友酌酢處之各當其
意僮奴攜吉貝麻苧歸太恭人或自束治刀尺聲至夜丙乃
息是時孝廉生甫數歲中憲卽取以自隨教以哦詩作字太
恭人則時其寒燠飢飽爲之節度時致嘉果換新衣故孝廉

兄弟幼時常樂依大母以太恭人慈有加也中憲年七十一
捐館舍太恭人亦且五十戶部益壯習事家中趨走役使唯
諾唯所意然太恭人猶自親粗重戶部夫婦有所爲猶咨而
後行同治乙丑戶部舉浙江鄉試試南省不第卽循例爲戶
部郎中會 今天子登極推恩內外臣戶部始得以所當得
恩數貶贈父爲中憲大夫而應太恭人胡太恭人皆受正四
品誥孝廉旋以癸酉舉浙江鄉試揀選知縣次孫國銑亦以
廩貢生援例候選訓導曾孫男七人孫女曾孫女皆四人孫
女壻及曾孫女壻五人皆士人而太恭人壽且八十于是戶
部年六十孝廉年四十一堂三世相距適二十年而孝廉兄
弟諸子皆已成童及冠可不謂之盛哉蓋太恭人祇事中憲

垂四十年其初周旋嫡媵之際未嘗恃愛而驕其繼獨持門
戶之煩未嘗以勞而懈其後仍席豐厚之餘未嘗恃富而侈
至於眉壽益高齒髮不改洊膺錫命備享顯榮而謙謙自抑
未嘗稍易其常也殆身所謂恆其德女子貞者可以謂之壽
矣予竊謂唐孺人以農家女事校書郎王夷仲方夷仲初入
館閣孺人麤鍼細縷以佐其急及子棊上舍及第佐郡府陞
朝廷遂守大藩安車就養年幾八十可謂婦人之榮然當韶
盛之年有失主之戚至斷髮自誓始成其志鞠子之勤獲報
之晚固已備歷艱辛太恭人遭遇之盛殆有過之是則戶部
之所以隆其親可謂無忝所生矣然予又觀文定公述其母
杜夫人有云惟夫人之所訓飭它日庶幾奉以不忝者有天

下之名義又云人子之義能終有以自見然後夫人之志明
是時文定以上第授官矣而其言如此則誠以人子之事親
所以爲報者不可以一事畢而所謂名義自見者尤非可以
一朝一夕幾也南湖之葉采出龍泉文定與文修公味道其
先皆於宋世自括遷溫然則文定之言固葉氏之家法也予
故推本詩人之意引而伸之以爲太恭人壽且爲戶部父子
勗之焉光緒丁亥

曾秋眉六十壽序

吾人生山海僻絕之地無王公大人賢豪長者之與游無上下今古異同得失之議論以發其所未聞禩矣樸矣其不能與於通都大邑之士勢固無如何也雖然無王公大人長者賢豪之與游則勢利奔走之事無所役其心無上下今古異同得失之議論以發其所未聞則其中之凝靜端一獨有以自全也如是者唯學爲宜宋之時吾州之學嘗美矣周許諸儒在程門陳葉諸儒之事朱子無不於道有聞也文肅鄭公兄弟攷經制以通世用自爲永嘉之學薛文憲繼之陳文節葉文定擴而大之而當時之學皆歸永嘉故周恭叔氏嘗以爲溫之爲郡粵在海隅而又以謂士貴自立不患不聞其視

通都大邑何如也故雖以予之幼而廢學長而無述而吊鯁
鯁勸人以為學然而有慮者材質之不同人事之累欲學而
其時已過則奈何曰平其心博其趣使於世味稍薄焉亦庶
幾矣曾氏於永嘉為大族聚而城居者數千人 國初以
來登高科仕郎署為監司者踵相接其以貴雄者往往數巨
萬園林水石之勝他姓無有也予於曾氏始得塏曼栻繼得
諧小石曼栻篤謹而好文小石坦易而好詩予謂其可以學
者也最後得竹史丈及其長子良箴秋眉竹史始亦寒諸生
以節約起其家造廣宅重樓聚圖史多致鄉先輩遺書便坐
設古瓷銅器詩畫七八紙皆名先生遺蹟無一顯官達人尤
善書常為人作屏幅扁榜而資特端重不泛交亦近於學者

也予始與竹史游奸民起外縣遙應和粵賊官畏之甚奸民
因羣小人賂其左右交咻之官遂爲奸民比而予兄弟銳欲
練民兵先除內患官患不利己百端相齟齬及郡城破官皆
跳免益諱不敢言一委咎團練羣小人知官指亦疾視予當
是時親予兄弟者竹史父子外四三人而已其與予兄弟周
旋曲折意有難言者間語予曰此輩無足怪然鄉里事不足
溷予宜速行予感其言於是予弟自請還朝而予以曾文正
公馬端敏公交章薦起亦再造於朝遂復從仕宦自吳而皖
而楚復返于吳且逾十年予老且病而朝廷亦召予歸矣予
旣得請還鄉里求患難中故人存者不及半竹史亦爲古人
獨喜得秋眉年逾五十矣予初歸人或頗莊視予獨秋眉嬉

笑傲睨如故秋眉好飲喜爲詩然亦不甚求工每有詩卽寄予使可否之予嘗少所可秋眉亦不爲忤也一日向晡秋眉排闥入色甚怱怱予訝之叩所從來曰適與人游南蕩歸耳兩頰通赤酒氣醺人欲醉卽懷中出一卷曰此南蕩所得也爲我評之後常數寄詩要子和予懶不輒和秋眉亦不再索也秋眉漸益老而有子已任家事輒爲一切無訾省獨喜上下山水嘗羸數月糧附輪舟抵滬瀆至姑蘇上穹窿天平道毘陵飲惠山泉北抵京口觀北固金焦復折回至杭州居西湖上數日興盡乃歸家居常獨行孤嶼登浩然樓弔文丞相縱酒大叫華蓋積穀諸山皆切郡城皆有樓觀僧寺間數日一往得其寺僧稍稍辨文字以爲棗聽雀殊輒攜手入市肥

魚大肉酣醉乃已間謂予曰我今衣食才給然不至飢寒是亦足矣問以諸游舊則亦曰皆有子孫皆粗足衣食無慮也其語簡淡多類此予謂秋眉年且六十雖其材質相近無人事之累於學已無及然其意趣乃爾可喜也夫通都大邑之士其能自免於褊且朴者固然矣然而耳目之所濡染氣類之所熏感嗜欲相攻取勢利相排拏勞心做神以從事於恟恍不可必得之域浮脈憤張內液枯竭于是有極盛之年而罹摧折之患者矣豈獨於道也遠乎哉秋眉脫然流俗之營而自適山水之好雖無王公大人賢豪長者之與游無上下古今異同得失之議論以發其所未聞而薄於世味如此平心博其趣又如此固所謂學之次者矣此秋眉之所以可

喜也今年某月爲其六十生日先數日詒余書曰子游吾父
子間數十年矣惡可以無言遂書之以爲秋眉壽光緒丁亥
四月十日邵嶼寓廬

溫州市圖書館